四庫別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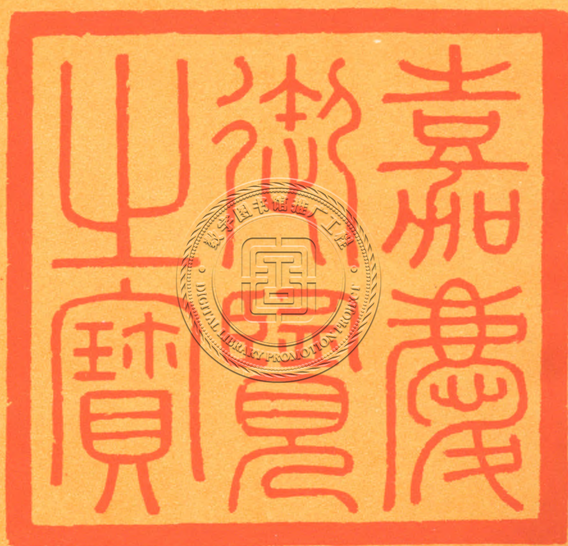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　詩傳註疏

周易經疑　尚書要義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嘉慶御覽之寶



周易經疑



江蘇古籍出版社











四庫未收書提要

周易經疑三卷提要

元涂溍生撰按江西通志溍生字自昭宜黃人邃於易為贛州濂溪書院山長著有四書斷疑易義矜式行世朱彝尊經義攷載溍生易主義一卷注稱已佚並引楊士奇言曰易主義一卷元臨川鄉貢進士涂溍生著專為科舉設此書題曰經疑元以經疑取士蓋擬之而作也此書或即主義或即易義矜式不可得而考矣



周易經疑目録

至正己丑三月印行

諸卦言元亨利貞

答

諸卦言大人

乾諸爻皆言龍九五獨不言龍

問變化

問性命性情

答

問諸卦言與時

問德業

乾坤文言彖象詳略不同

問陰陽變化

問乾坤變而爲諸卦

剛來柔進之類程朱之說得失

西南東北之象

答

諸卦言無疆

諸卦言有慶

諸卦言匪寇婚媾

問屯蒙反對之卦

問屯蹇困三卦

問蒙卦之義

蒙六五倚任於九二之臣豫六五倚任於九四之臣

諸卦言亨利貞而不及元

諸卦言利涉大川

答

需同人二卦取象於郊

需於郊无咎同人於郊无悔

需解言致寇至

諸卦言中正正中

答

問利見用見

問訟小畜大有彖傳

又問中正正中

錫帶錫命錫馬寵數皆以三言

訟九二九四俱云不克訟

諸卦言丈人武人何以分幽人邑人何以辨

師復言无咎

諸卦取象於禽

諸卦言小人勿用

剛中剛應剛巽而志行同異

諸卦言復

又問

答

小畜與渙二爻取象於血

諸卦言月幾望

諸卦取象於鄰

又問

諸卦言德同否

眇能視跛能履先後

問履貞二爻稱武人

履歸妹二爻稱幽人

元吉天佑上佑其象同異

又問諸卦言鄰

答

大往小來小往大來占象先後及剛柔陰陽

答

二卦取象於野

問君子之正

問門户取象

又問

答

同人與震二爻皆以陵言

同人先號咷後笑旅先笑後號咷

諸卦言命同異

諸卦言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諸卦言用亨

又問自天佑之吉无不利

利建侯行師

諸卦言時義時用時之義不同而皆賛之以大矣哉

雷出入於地取象不同

問介於石困於石

問經言卦之時

隂柔之才隂柔用礬

先甲三日先庚三日

問咸臨二卦

臨卦八月周正夏正

諸卦言剛中而應或不言應

臨无妄言天之道天之命

卷之二

諸卦言王假

睽革卦言二女同居

諸卦言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及言柔得中不言應

損益二卦言十朋

諸卦反對爻辭相類與不同

問損卦

諸卦言元吉

夬姤二卦言臀无膚

問夬卦

答

諸卦爻曰禴曰享曰祭其名同異

諸卦爻言无咎

答

諸卦爻言用禴用亨於西山岐山同異

答

諸卦言大吉言无咎言志同異

答

諸卦言享祀祭祀享於帝殷薦之上帝禴祭同異

震既濟二爻皆言七日得

諸卦言正中中正

艮二爻何以取象於身

既濟未濟言濡其首濡其尾伐鬼方

又問

答

既濟未濟諸爻同異

答

大傳與說卦言神同異

大傳七章十章言易與聖人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至曰見曰極曰鼓

河圖大衍之數不同聖人畫卦止於八

天地與大衍之數

問陰陽策數

答

問神明德行

象辭變占其類不同

變通通變其旨同異

邵子朱子論四象不同

問太極與性命之理至陰陽柔剛仁義

答

河圖洛書聖人則之以作易與卦之數不同

乾坤其易之緼與其易之門何以分至立與行何以

辨

大傳言易立乎其中行乎其中與象爻變動在其中

道一也或以謂之言或以之謂言

神而化神而明變通先後

答

問變通

答

八卦言象不言象

答

八卦旣以俯仰遠近而得又由太極而生何歟所以

則於圖書者可得而聞其說歟

問聖人作易

十三卦之制作言利不言利

又問卦之制作

問利涉用涉不利涉不可涉

十三卦之制作尚象取義

答

闔户闢户謂之乾坤二卦不言門反於隨與同人言之與明夷節卦言門庭户庭之異

二章言神明之德天地之撰萬物之情至不曰神明之德而曰其德

答

憂患之道三陳之義

恒易恒簡知險知阻

答

天地定位至其序不同

答

先天後天卦位取象與其序不同

問說卦二章

答

問說卦三章四章

問陰陽逆順

乾以君言震以帝言六子以神言至曰君曰帝又有

出於神之外歟

問說卦第五章

又問

說卦言後天之學主帝主神而言
答
說卦第六章
諸卦言天
聖人繫易取象不同
答
諸卦取象不合
卦象言馬意義
問車輿取象
巽爲木坎離艮亦爲木震不爲木
序卦上經言天地下經言恒不言咸
問揲蓍
諸卦爻言朋

問易言王公侯
問元亨利貞
天地之心天地之情
卦爻言利貞與諸卦言利艱貞利女貞永貞利不息之貞
卦爻言利有攸往與无攸利
象傳言命與爻辭不合
程子朱子之言卦變不同
問乾坤六子至艮獨不言山
問卦爻言吉
卦爻言利貞其旨同異又有貞吉貞凶貞吝
答
問處憂患

問稱先王者七至餘皆言君子

問六十四卦之名

聖人序卦抑有意歟上下經卦數不同何歟

周易經疑目錄終

周易經疑卷之一

進士臨川涂溍生易菴擬

乾元亨利貞彖傳文言析之爲四德大明終始朱子謂聖人之元亨然終若指貞而言何歟各正性命言天道之利貞朱子謂各正者得於有生之初又若指元而言何歟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專以義言而不言仁禮知體仁合禮和義貞固明言仁禮義而不言知何歟

乾之四德元爲重而貞次之專言元則貫乎天德之始終元者元之元也亨者元之通利者元之遂貞者元之成也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不始則無終不終則無以爲始也言聖人之元亨而曰大明終始推明元亨之所自來言天道之利貞而曰各正性命非元無以爲利貞也言善之

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不言仁禮知而獨言義者恐人以利爲利不知義之爲利也言體仁合禮和義幹事而不言知者貞固卽所以爲知凡屬北方者非兩字不足以盡其義故不曰知而曰貞固也或者曰不言體元而曰體仁顯諸仁也不言知而言貞固藏諸用也

文言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何以言仁義禮而不明言知歟大傳言知崇禮卑則不及仁義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則又不及義禮說卦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不及禮知其旨何在

在天爲元亨利貞在人爲仁義禮知理一而已言體仁合禮合義而不明言知者貞固者知之事也非知安能貞固所謂知而弗去是也先儒謂屬北方者須用兩字方盡其義言貞固而不言知者知不足以盡幹事之義也大傳曰

知崇禮卑以清濁言知崇如天所以極其高明禮卑如地所以極其卑順故不及仁義仁者知者以動靜言稟陽之多者爲仁稟陰之多者爲知故不及義禮說卦立人道曰仁義以人道大端言仁屬乎陽可以包乎禮義屬乎陰可以包乎知四德之義廣矣大矣隨事而見各有攸當其可以執一而求之哉

乾坤十變而爲泰否咸恒十變而爲損益否泰乾坤之交不交損益則艮兌巽震之合體是亦咸恒之變也自否十歷而爲剥復則陰極而陽始進也自益而後即繼以夬姤則陽極而陰始進也何否泰之後至剥復之難而損益之後至夬姤之近歟然則聖人上下二篇之序亦有微意歟

聖人序卦於陰陽消長之機必寓夫扶陽抑陰之意天地之間有陰必有陽其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然亦不可以

一日而相無也聖人作易常以陽爲君子而引翼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爲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上經首乾坤十變而爲泰否乾坤之交不交猶先天所謂天地定位否泰反類是也下經首咸恒十變而爲損益艮兌巽震之合猶先天所謂山澤通氣咸損見義雷風相薄恒損起意是也然否泰陰陽消長之機否之後十歷而後繼之以剝者惟恐陰之剝盡乎陽也故幸其遲損益盛衰之始益之後即繼之以夬者惟恐陽之不決乎陰故幸其速聖人扶陽抑陰之意於此可見矣

易六十四卦重卦皆取重義惟乾坤不然何歟六十四卦皆仍本卦之名而乾則言天言健而不言乾至於坎則象皆加以習何歟合大象而觀或言君子或言先王或稱大人或稱上與后又何歟

重卦皆取重義而乾坤不然者天地各一而已天無二天地無二地故也然天之行也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地勢順傾而高下相因則雖不言重而重義在其中矣乾爲六十四卦之首言天言健者乾爲君尊之而不名也至於坎則辭象皆加以習者舉此一卦以爲例餘不復加可以類推矣孔氏曰通上下則稱君子施於天子不兼在下則稱先王兼諸侯則稱后稱上以有位言稱大人則以德言也程氏曰以德則稱君子以政則稱后以創法言則稱先王對下言則稱上以繼統言則稱大人此其大畧也

言君子 五十三　言先王 比豫觀噬嗑復无妄渙

大人 離　上 剝　后 泰復姤

文言曰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豐彖曰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其意同歟異歟謙彖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大傳曰鬼

神之情狀又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抑又何歟願究其旨

易大象曰天行健地勢坤乾不言名坤不言德何也明兩作離水洊至習坎洊雷震兼山艮隨風巽麗澤兌皆取重義而乾坤二象不言重何歟乾坤離坎如天行之類象皆在上靈艮巽兌如洊雷之類象皆在下何歟

乾之卦辭言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坤加牝馬其貞不同矣與屯臨隨无妄革之元亨利貞同歟有言元亨而不及利貞有言利貞而不及元亨又何歟

元亨利貞之辭見於文王者爲占則七卦无不同而見於夫子則以爲四德非他卦之所及唯乾坤足以當之坤之貞由不及乾者乾以剛固爲貞坤以柔順爲貞故取牝馬健行之象有言元亨而不及利貞其占不過大亨通而已

有言利貞而不及元亨其占不過可利於正主事而已

乾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革九五曰大人虎變未占有孚夫大人一也或言飛龍或言虎變何歟卦言利見大人者九四爻言利見者凡三其旨同歟異歟諸卦皆言利見而升獨言用見何歟六十四卦之象惟離卦曰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豈自離之外他不足以言大人歟困則大人吉否則大人亨而又吉如乾固可以合德言矣而在否困皆謂之吉又何歟

乾之彖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文曰見羣龍无首吉是六爻皆以龍言然於九三獨不言龍而言君子何歟

乾之彖曰乾道變化大傳曰變化見矣剛柔相推而生變化擬議以成其變化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又曰知變化之道說卦曰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其

言變化同歟又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言變而不及化又何歟

乾之彖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大傳曰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數章所論之性同歟異歟乾文言又曰利貞者性情也則以性兼情言何數章皆不言情而此獨言情歟

性一也各正性命成之者性將以順性命之性窮理盡性此四者皆兼人物之性而言之成性存存專以人所受而言乾文言以性而兼情以見利貞乃萬物收斂歸藏爲性情之實故以性情言然析而分之言性則情在其中言情則性以爲本知此則明問可得而辨矣

乾之文言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亢龍有悔與時偕極損曰

損益盈虛與時偕行益曰凡益之道與時偕行豐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遯曰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過曰過以利貞與時行也其旨同歟異歟

乾文言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大傳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又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所謂德業同歟異歟

乾文言凡六節申彖象之意坤文言於彖象則止一陳之而已其詳畧不同何歟或曰古有是語而夫子不過述之而已然歟否歟

乾之彖曰乾道變化是先變而後化也大傳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是先言化而後言變何歟變化見矣先儒以爲陰變而陽化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先儒以爲陽變而陰化其說不同何歟

程傳謂乾坤變而爲諸卦无復諸卦再變之理故凡彖傳言剛柔往來者俱就乾坤二卦言之至於訟上乾下坎亦云剛來則上體純乾安得謂之剛來耶如此則本義卦變之說似爲得矣然渙柔得位乎外而上同是六往居三不得爲得位也若以外爲居四則又非本義卦變互換轉移止一爻之例耳然則程朱亦未悉夫子贊易之例敢求其說而貫通之俾聖人之意昭然豈不爲明經之偉歟

彖言剛來柔進之類蓋推成卦之由也程子言卦變凡九皆自乾坤而來如需隨蠱賁无妄咸恒漸渙是也然訟之剛來得中无妄之剛自外來有不通矣朱子於程子九變卦外又推十卦如泰否噬嗑大畜晉睽蹇解升鼎是也有一體自變者有兩體互變者有兼上下言之者然以復之卦自漸來則于得位乎外而上同之說亦不通矣程子朱子之說孰得而

孰失請詳其旨

坤之卦辭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蹇利西南不利東北二卦不同皆取西南東北之象解言利西南而不及東北小畜惟言自我西郊何也

坤以陰陽之方言蹇以險易之義言其旨各有所在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艮居東北西南陰方也東北陽方也坤者陰也故西南得朋以陰從陰也東北喪朋以陰從陽也坤言西南東北豈非以陰陽之方言乎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而不利止於險阻也蹇之言西南東北豈非以險易之義言乎愚謂坤但取西南而遂及東北蹇上本爲艮但取東北而遂及西南或者蹇下體爲坎坎中爻變則爲坤矣解者蹇之反當解之時則无險阻之可言矣

故利西南之廣大平易不及東北宜矣小畜取雲雨之象西郊陰方陰倡則不和而不能成雨所以專言西郊也然則解取其義小畜亦取方言也愚謂蹇止乎坎中是以言利西南不利東北解動乎險外是以但言西南之利而不復言東北之不利也歟文王演易於羑里視岐周爲西方故但言西郊也若既濟言東鄰西鄰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先天離東坎西今既濟離先坎後即方位之自東而西也東鄰指離六二西鄰指坎九五此與程子不同亦以方位言也

坤之彖曰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又曰牝馬地類行地无疆又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臨大象曰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益之彖曰損上益下民說无疆又曰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其旨同否

坤之彖曰乃終有慶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上九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大畜六五曰六五之吉有慶也頤上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晉六五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益之彖曰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升彖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困九二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豐六五來章有慶兌九四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所言有慶同歟異歟

屯六二曰匪寇婚媾賁六四曰匪寇婚媾睽上九曰匪寇婚媾其吉同否震上六曰婚媾有言漸九三曰利禦寇或言婚媾而不言寇或言寇而不言婚媾何歟

屯蒙反對之卦也君子體之有經綸果行育德之分何也雲上於天需與雲雷屯俱爲坎在上之卦又何以有飮食宴樂經綸之不同也

屯蹇困三卦大抵艱難之時也彖言利建侯利見大人貞大

人吉皆欲大德之人以濟夫屯蹇困之患難也然屯九五則屯其膏蹇九五則大蹇朋來困九五則劓刖其處屯蹇困之世不同何歟屯六二則屯如邅如而不可以進蹇六二則致匪躬之節而終无尤困九二則雖有朱紱方來而征則凶矣其處臣位又不同何歟

蒙彖言利貞而彖傳釋以養正何也蒙卦二剛乃治蒙者四柔乃處蒙者也上九以剛居柔何以有爲寇之戒初六陰柔在下正蒙暗之人也又何以言發蒙之道

蒙六五倚任於九二之臣而得吉豫六五倚任於九四之臣而得貞疾不死何歟且豫六二有柔中之德其介如石正居臣位相應之地而不用之反倚於四又何歟

易卦言亨與利貞凡七蒙咸恒萃兌渙小過是也而皆不及元何歟離言利貞而後言亨困又止言亨貞而不言利何四

德之難備如是歟至於遯與既濟不同矣而皆以亨小利貞言之抑又何歟

需言利涉大川彖曰往有功也蠱言利涉大川彖曰往有事也同人曰天行大畜曰應乎天益曰木道乃行復言乘木有功中孚言乘木舟虛卦言利涉大川一也取象異歟謙初六言用涉頤上九言利涉未濟六三亦言利涉取象同歟訟言不利頤六五言不可涉不可亦有所辨願聞其旨

易之所言不同者當就其卦義而觀之何以然哉當蠱之時方天下壞亂宜涉艱險以往濟之是往有事也同人之時天下皆同至誠无私可以濟險難者乾之行也大畜則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所以能涉大川以應乎天也益之時當艱危險難所益至大故益已大行益誤作木也中孚而濟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无沉覆

之患謙之時自處以謙衆所共與雖以之涉險亦无患害
頤之上九身當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
之治安故曰利涉未濟六三未濟有可濟之理若能涉險
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與人訟而必陷危險則
陷其身也故曰不利頤之六五以陰柔之才不處艱難變
故之際故云不可

需之初九曰需于郊同人之上九曰同人于郊二卦之義不
同皆取象於郊何也一係之初一係之上又何歟

需初九需于郊同人上九同人于郊取象於郊一也或在初
或在上何歟需于郊則无咎同人于郊則无悔又何歟

需之九三曰需于泥致寇至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二
爻何以有致寇之道

需比隨三卦皆以正中言訟履同人觀益姤節離晉豫艮井

十三卦皆以中正言曰正中曰中正豈有不同歟解之其來
復吉乃得中也泰之得尚於中行言中而不及正大畜之大
正臨之大亨以正言正而不及中又豈有偏及歟
論中正正中之說无不同論言中而不及正言正而不及
中爲有異蓋正中者旣正而且中也中而正旣中而且正
也言正而不及中正不可以兼中言中而不及正者中足
以該乎正也
卦純言利見大人訟蹇萃共三卦升獨言用見利與用抑有
辨歟文純言利見大人乾之二五蹇之上六卦文之所言利
見抑有異歟
利見大人之占辭无不同而見於卦文則有異訟蹇萃之
時言利見而升則言用見宜用此道以見文則但言其得
此爻而利見大人而已初未嘗相遠也

訟彖傳既以剛來得中爲九二當有孚窒惕中吉矣至於九二爻辭則云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戶无眚然則夫子釋經之意非周公繫爻之意歟若曰易不可爲典要則小畜大有彖傳俱云柔得位而上下應之頗與爻辭相合又何歟

訟九五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需九五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比九五曰顯比之吉以正中也隨九五曰孚於嘉吉位正中也中正正中何以分

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師九二曰王三錫命晉之卦辭曰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凡其寵數皆以三言何歟

訟九二九四爻位不同而俱云不克訟何歟

易之所稱大人小人固以大對小言之矣然師言丈人者一諸卦言武人者二言幽人者二言邑人者三夫人一也而曰

丈曰武曰幽曰邑之不同何歟丈人與武人何以分幽人與邑人何以辨願究其旨

師貞丈人吉无咎蓋是吉而无咎也復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是无咎而又吉也何歟

師六五曰田有禽恒九四曰田无禽解九三曰田獲三狐巽六四曰田獲三品比九五曰失前禽井初六曰井无禽屯九三象曰以從禽也其取象同否

師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是爵命封賞不可及於小人也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是不可用小人行師騁威武也行師既小人勿用矣何以論功而又曰小人勿用歟本義於既濟九三云古法與師上六同所謂同者又何歟

師之六五曰田有禽比之九五曰失前禽恒之九四曰田无

禽解之九二曰田獲三狐巽之六四曰田獲三品諸卦爻位不同而皆有取於田獵何歟

古之田也有去害之義師之六五解之九二是也有好生之仁比之王用三驅是也田而無所獲者久非其位大无功也田而有所獲者徧及上下成巽之功也然師六五之田以田中言與恒解巽之田不能無異先儒有曰師以坎爲害田之豕六五用師以獵禽也比因坎象師之反體故取三驅之象下四陰所得之禽上陰則所失之禽也解九二之獲三狐亦有坎巽六四之獲三品則有離離爲雉獨恒四无禽於坎離皆无取耳

師比反對之卦大象以君子體之而有容民畜衆建萬國親諸侯之分何歟且比彖取人來比已比大象已比人又何歟

師之彖曰師貞丈人吉是師師者丈人也而六五則曰長子

師師何歟九二稱王三錫命而上六則曰大君有命豈大君
即王而有命即錫命歟泰極而否正用師治亂之時也而曰
勿用師謙豫同人无事之時也而曰利用行師一則曰大師
克相遇高宗與震用伐鬼方三年克之而復之用行師十年
不克征何其相反如是

師臨无妄革升彖皆言剛中而應其旨同否蒙履先言剛中
而後言應比小畜坎困井皆言剛中而不言應訟漸節中孚
言剛得中亦不言應豫言剛應而志行遯言剛當位而應皆
不及中同人言中正而應而又不言剛其義安在

比彖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萃九五曰萃有位无咎匪孚
元永貞悔亡元永貞一也而一見於比彖一見於萃爻何歟
一則繼之以无咎一則繼之以悔亡又何歟

易爲君子謀信斯言也然爻言小人者凡十豈抑爲小人而

謀歟否之六五曰小人吉大人否觀之初六曰小人无咎君子吝何吉與无咎皆歸之小人而否與吝反歸之大人君子歟大壯九三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則君子小人抑可得而同用歟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則例以征凶繫之得輿剝廬則例以碩果象之君子小人將无同歟或言小人勿用或言小人弗克或言有孚於小人又何歟

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說者謂爲天子之畋圍合三面是也師六五曰田有禽而恒九四獨曰田无禽夫田一也而有禽无禽不同何歟解九二曰田獲三狐巽六四曰田獲三品而所獲異又何歟

小畜彖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六五爻亦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二卦不同而一見於彖一見於爻何歟小畜則先之以亨而小過又繼之以公弋取彼在穴何歟

小畜之繇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小過之六五亦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一言於彖一言於爻何歟小畜之上九則曰既雨既處固異乎彖之不雨矣而睽之上九與夬之九三皆以遇雨言之至鼎之九三則不曰遇而又曰方雨虧悔終吉其有取於雨者果可得而聞其說歟

風行天上小畜畜止之象也君子則以之懿文德山下有火賁賁飾之象也君子則以明庶政而无敢折獄其取象之旨何歟且大畜爲所畜之大也亦不過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而已其與小畜懿文者何以異歟

小畜彖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同人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大有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其得位與應同歟異歟渙言柔得位乎外而上同不言應而又言同何歟

論三卦之得位與應其義爲不同論渙言同而不言應尤

有異小畜同人以陰居陰故得其位渙則以六而往居四故上同於五故不曰陰而曰同蓋小畜以柔居四以陰居陰位上下五陽皆應之同人以陰居二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至若大有五以陰而居尊位爲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至若渙之成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

小畜彖言剛中而志行豫言剛應而志行巽言剛巽乎中正而志行志行一也曰剛中曰剛應曰剛巽其旨不同何歟

小畜諸陽爲陰所畜者也而初九則復自道何其咎吉九二則牽復吉復卦陽之初復者也而初九則不遠復无祇悔元吉六二則休復吉小畜與復固不同矣而俱以復言之何歟且四爻時位不同而剛柔亦異俱復爲吉又何歟

小畜之初九曰復自道泰之九三曰无往不復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文義不同何以皆言復

復自道之復與无往不復之復同與不遠復之復異此子朱子之言也然小畜之初九與復之初九皆陽之復又若異而同也泰之九三專言陰之復與小畜之初九又若同而異也小畜下卦乾體本皆在上之物志欲上進而爲陰所畜然初九乾體居下得正前遠於陰雖與四爲正應而能自守以正不爲所畜故有進復自道之象言復已之故位非昔无而今有故與无往不復之復同復陽復生於下剥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初九復之主也失之未遠而能復於善五陰之下一陽復生是已前不見而復生於此則與小畜之復自道者異矣泰之九三无往不復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物理循環在

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故三曰无常安而不陂者无常往而不返者謂陰當復也泰極而否來陰本在下必來復矣是與復自道之復同然復自道不遠復皆陽之復而无往不復則陰之復也

小畜六四曰血去惕出渙上九亦曰血去逖出二爻何以取象於血

小畜上九曰月幾望君子征凶歸妹六五曰月幾望吉中孚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月幾望一也或吉或凶或无咎其旨不同何歟

小畜九五曰有孚攣如富以其鄰泰六四曰翩翩不富以其鄰謙六五曰不富以其鄰既曰富以其鄰又曰不富以其鄰何歟震上六曰震不於其躬於其鄰既濟九五曰東鄰殺牛皆取象於鄰何歟

易中言鄰者凡五聖人何取象於鄰也小畜之九五曰富以其鄰而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曰不富以其鄰夫鄰一也而有富有不富之分何歟震之上六何以震不於其躬而於其鄰旣濟之九五何以謂之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願究其旨

大象小畜曰懿文德大畜曰日新其德蒙之果行育德與振民育德晉之自昭明德與蹇之反身脩德蹇之居德則忌與漸之居賢德善俗否曰儉德升曰順德豫曰崇德坎曰常德行節曰議德行所謂德者同否

履之六三曰眇能視跛能履是先視而後履歸妹初九曰跛能履眇能視則又先履而後視何歟一係之六三一係之初九九二或合或分其義安在

履之六三曰武人爲于大君巽之初六曰進退利武人之貞

二爻何以稱武人

履之九二曰幽人貞吉歸妹之九二曰利幽人之貞二爻何以稱幽人

履上九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井上六曰元吉在上大成也大有上九曰大有在上自天佑也損之六五曰六五元吉自上佑也其象同歟異歟

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曰不富以其鄰小畜之九五乃言富以其鄰何歟震上六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既濟九五言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所謂鄰者與泰謙小畜之鄰同與東西之辨亦有說歟

陽實則爲富陰虛則不富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陰爻也故言不富以其鄰也小畜之九五乃陽爻也故言富以其鄰此三卦或言富或言不富以此也然泰之言鄰指坤體

三陰志在下復以三爻言鄰也小畜之言鄰指巽體三爻同力畜乾亦以三爻言鄰也謙之六五鄰以近言不富而得人之親謙順接下爲衆所歸能有其鄰也則非以三爻言鄰矣震之上六以陰柔處震極征則凶矣然震終當富變柔不固守有畏鄰戒而能變之義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无咎或曰鄰指五言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爲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與上四卦言鄰又不同矣東陽方也西陰方也故其言不同

泰之卦辭曰小往大來吉亨則先象而後占否之卦辭曰大往小來則先占而後象何歟彖傳於諸卦皆言剛柔獨於泰否二卦則言陰陽而否卦又兼剛柔其義安在

泰先象而後占者以天運而推之人事否先占而後象者以人事而參之天運也言泰則歸之於天言否則責之人聖人之意深矣六十四卦凡得乾坤之體者乾上下之卦八坤上下之卦亦八或言健順或言剛柔而不言陰陽獨乾坤否泰四卦言陰陽者泰否卽乾坤之上下往來諸卦或得乾而不得坤或得坤而不得乾泰則坤上而乾下否則乾上而坤下得乾坤之二體者故言陰陽也泰君子之道長故以健順之德言否小人之道長故以剛柔之質言聖人扶陽抑陰於泰否見之矣

同人之彖曰同人于野亨坤之上六曰龍戰于野二卦之義不同皆取象於野何也一言於彖一言於文又何歟

同人彖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是以二五爲君子之正而能通天下之志矣於六二則有係應私狹之吝六五

則至於號咷用師皆不得爲君子之正又何歟
同人初九曰同人于門隨初九曰出門交有功明夷之六四
曰于出門庭節之初九曰不出户庭九二曰不出門庭夫門
之與户其取象亦有别歟說卦以艮爲門闕諸卦皆无與於
艮而取門之象何歟大傳又言乾坤易之門又言闔户謂之
坤闢户謂之乾與諸卦之言門户亦有同歟

知户陽而門陰則知諸爻取象於門户者非本於艮體知
門二而户一則知乾坤取象於門户者非專於動靜陽畫
奇有户之象陰畫偶有門之象本爻之前遇陽爻則爲户
遇陰爻則爲門同人初九于門隨初九出門皆前有六二
也明夷六四出門庭前有六五也若節初之户庭前有九
二二門庭前有六三也今觀九二一爻横於初九之前亦
有户闢而不通之象故曰不出户庭爻辭之取象於門户

不繫於艮體明矣雙扇爲門半門爲户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於一體動靜言故取象於户乾坤其易之門耶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以兩體對待言故曰門在卦爻則户爲陽門爲陰在乾坤則户亦有陰陽門亦有陰陽也

同人之九三曰升其高陵震之六二曰躋于九陵二爻皆以陵言其旨同歟否歟

同人九五曰先號咷而後笑旅上九曰先笑後號咷先後不同何也

豫之卦辭曰利建侯行師屯之卦辭與初九爻言利建侯而不言行師何歟上六言利用行師而不言建侯又何歟

豫彖言時義之大隨言隨時之義大睽蹇言時用之大頤大過解革言時之大言時義時用時之義不同而皆贊之以大矣哉何歟

雷在地中大象則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言之及其出地而奮大象則以作樂崇德薦上帝配祖考言之雷之出入於地而取象何以不同

豫之六二曰介于石困之六三曰困于石二爻皆以石言其旨同歟異歟

六十四卦之變通皆所以趣時也而經言卦之時者止於十二何歟豫隨遯姤旅則以時義言坎睽蹇則以時用言義之與用何所別歟至於頤過解革則倂義與用不之及而唯以時之大者言又何歟

蠱者俱謂前人已壞之緒初以陰柔之才而有子考无咎厲終吉九三以陽剛得位而反小有悔无大咎何歟六四往見吝者陰柔之才也六五以陰柔而反用譽何歟

蠱之卦辭曰先甲三日巽之上九曰先庚三日一以甲言一

以庚言何歟蠱則言於卦巽則言於爻又何歟皆以三日言其義何居程朱之說不同何所折衷歟

臨卦本以二陽而臨四陰然六三以上亦皆以臨言之何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而象以未順命言之何歟

臨卦至於八月有凶所謂八月果夏正八月歟抑周正八月歟若夏正八月則爲觀周正八月則爲遯觀之與遯其所謂凶又何歟

大有之象曰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姤曰后以施命告四方困曰君子以致命遂志鼎曰君子以正位凝命巽曰君子以申命行事所謂命者同歟異歟

大有上九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大傳曰君子觀象玩辭觀變玩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亦曰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

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大傳所引其吉安在

大有九三公用亨于天子隨上九王用亨于西山升六四王用亨于岐山益六二王用亨于帝所言用亨同歟異歟程朱之說不同孰爲當歟

大有上九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繫辭贊之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及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皆非處大有之勢也而俱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言何歟

周易經疑卷之一

周易經疑卷之二

進士臨川涂溍生易庵擬

彖言天地萬物之情可見者曰咸曰恒曰萃是六十四卦獨於此三卦而見何歟大壯言天地之情而不言萬物復言天地之心而不言情又何歟

咸初六曰咸其拇解九四曰解而拇二爻何以取象於拇

咸六二曰咸其腓艮六二曰艮其腓二爻何以取象於腓

咸九三曰咸其股明夷六二曰明夷左股二爻何以取象於股

咸上六曰咸其輔頰舌艮六五曰艮其輔二爻何以取象於輔

卦言貞吉者凡四爻言貞吉者二十五其旨抑有異乎咸大壯未濟皆於九四言貞吉而加以悔亡豈貞吉之外猶有所

悔歟卦言悔亡不言貞吉者一爻言悔亡者十有八言无悔
者六爻言有悔者三爻夫悔者自凶而趨吉也而聖人皆以
有无明之願究夫所以悔亡之故
咸大壯未濟之九四巽之九五皆言貞吉悔亡同歟異歟咸
九五不言悔亡而言无悔大壯九二言貞吉而不言悔亡未
濟六五又言貞吉无悔巽之六四亦言悔亡而不言貞吉其
義安在

貞吉悔亡有以陽居陰位而戒之者有以柔順之體而戒
之者咸之九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感不以正則有悔故戒
貞正則吉而悔亡也大壯九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居四
爲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乎故戒以貞則吉
而悔亡也濟天下之險非剛健之才不能九雖陽而居四
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无悔三者皆以陽居陰而涉不正之

疑故其占同也巽之九五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重巽過於柔順所利在貞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咸之九五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豈復有悔乎此非本有而今亡所以不言悔亡而言无悔也大壯二之應五以陽剛處柔用剛得中乃能貞吉四剛不中故必貞吉而後悔亡所以二言貞吉而不言悔亡也未濟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應在二故貞吉而无悔既得貞正則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也巽之六四陰柔无應承乘皆剛本有悔也以陰居陰巽於上下處之至善故得悔亡猶未至於吉所以言悔亡而不言貞吉也

咸艮二卦不同六爻皆以人身爲象何歟咸則以四當心位而艮則以三當心而四言身咸於上言輔而艮於五言輔其位次不同何歟咸之四言貞吉悔亡艮之上言敦艮吉兩爻

言占不言象又何歟

人之一身動靜而已咸有感動之義艮爲止靜之義故皆以人身爲象焉然咸之貞體爲艮動則不吉故皆貴於止也咸之初曰咸其拇艮之初曰艮其趾拇與趾皆足也咸之六二曰咸其腓艮之六二曰艮其腓腓在下體之中故也艮之三心而咸九四言思艮之五言輔而咸之上言輔雖差一位然艮九三曰艮其限限者身上下之際即腰胯之間厲薰心言上下判限如列其夤謂不安之勢薰於其心非取象於心也六四不言心而言身身者心之區宇其身止則知其心之止矣正與咸九四相對四當心位而又嘗考之无咎之占辭所言者多矣然萃之六爻或當位或不當位或有應或无應而辭皆曰无咎乃天地萬物之眞情相合吉多而凶少故也且无咎之義非一義有言无過

咎者有本无咎者有善補過而无咎者有無所歸咎於人者

萃升二爻皆言孚乃利用禴隨之上升之四一言王用亨於西山一言王用亨於岐山

孚者誠積於中禴者不致飾於外君臣相萃之時固當孚乃用禴當升之時亦當孚乃用禴也萃六二以中虛爲孚而與九五應升九二以中實爲孚而與六五應虛實不同而孚誠則一也六二雖陰柔而得中正以中正之道往與五應萃專以至誠則可不用文飾故曰孚乃利用禴也九二以剛強之臣上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爲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故亦云孚乃利用禴西山即岐山也亨皆以祭祀言上之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也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曰王用亨於西山六四以順而升故曰王用亨

於岐山此皆王者有事於山川之卦也程子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昔者大王用此道亨王業於西山也六四處大臣之位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然也道固當亨也盡斯道者其爲文王乎

升者萃之反也彖皆言剛中而應二皆言孚乃利用禴何歟萃之四言大吉升之初言大吉其吉同歟萃六爻皆言无咎升獨二爻言无咎何歟萃初之象曰其志亂五之象曰志未光升初之象曰上合志五之象曰大得志其志異歟

惟升爲萃之反言剛中而應雖同而有二五之異言孚乃利用禴同而有剛柔之殊升初六之大吉異於萃九四之大吉萃之六爻皆以此應得正而无咎象之言志一也而其所志亦不可槩論矣萃之九五剛中而下應於二升之

九二剛中而上應於五皆剛中而應也萃六二以中虛爲
孚以誠交於上升九二以中實爲孚以誠升於上皆孚乃
利用禴也萃九四則陽近君得上下之聚大吉无所不用
爲大无所不正爲大吉則與升之信從九二而升之大吉
異矣當萃之時聚必以正因其比應而戒之以正故六爻
皆言无咎而上之无咎則有无所歸咎非若升之言以剛
爲戒四以近爲戒也升之初從於二故曰上合志萃則比
於羣陰而又欲從正應故曰其志亂萃之九五雖得尊位
必脩德乃能得天下之歸是其志之未光升之六五守貞
而得貞以致乎天下之治故其志之大得

困之九二曰利用享祀九五曰利用祭祀享祭之禮同歟異
歟益之六二曰王用享於帝吉損之彖二簋可用享鼎之彖
傳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豫之象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用

享之與可用享其損益之義果不同歟亨以享帝與殷薦之上帝果有異歟萃彖言用大牲而爻與升皆言利用禴旣濟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其義安在

震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旣濟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二爻同而卦不同何以俱有七日得之占歟且二卦初爻皆陽剛也何以震象則曰乘剛旣濟象則曰以中道也

震比隨三卦皆以正中言訟履同人觀益姤節離晉豫艮井十三卦皆以中正言曰正中曰中正豈有同歟解之其來來復言乃得中也泰之得尚于中行言中而不及正大畜之大正臨之大亨以正言正而不及中又豈有偏及歟

艮之彖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艮六四曰艮其身二爻何以取象於身

既濟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未濟分言於初六九二何歟既濟九三伐鬼方未濟九四言伐鬼方既濟上六濡其首未濟上九又言濡其首或合或分或同或異請詳其說

既濟之上六曰濡其首厲未濟之上九曰濡其首有孚失是二卦何以有濡首之象

既濟初九曰曳其輪濡其尾未濟則析言之於初二爻既濟九三言高宗伐鬼方未濟言於九四而不言高宗及既濟未濟之終又皆以濡其首言之其義安在

二卦相反而其辭相因爻位不同故其序差次尾在後故初皆稱尾首在上故上皆言首輪坎象既濟二至四互坎初九承之故曳其輪在初未濟三至五互坎九二承之故曳其輪在二離爲兵戈既濟三至五互離三居離初故曰高宗伐鬼方未濟上體爲離四居離初故曰震用伐鬼方

既濟之初火體其進銳則及悔吝兼濡尾曳輪言戒其進也未濟初以柔居險有應而志行不度其才而進則必有吝初濡尾則不使之進二以剛應於五剛過而犯上故曳其輪而使之緩既濟之三以剛居剛故稱高宗未濟九四大臣奉命行伐故言震用既濟之上陰柔而處險極涉水而至於濡首危厲可知矣未濟之上剛居明極飲酒而至於濡首亦不知節矣

既濟九五剛明之君也反不如西隣之禴祭未濟六五陰之主也反有君子之光焉既濟六二陰柔之臣且喪茀而不可以行矣先儒何以指爲西隣而受福未濟九二剛中之臣亦曳輪而不行矣何以象曰中以行正先儒嘗曰易者扶陽而抑陰也不知施於既濟未濟者何在願聞其旨

未濟取象於狐何所取歟未濟之亨與既濟之亨同歟異歟

既濟於初九則以曳其輪濡其尾无咎並言之矣未濟則於初六九二分言之而曰吝曰貞吉何歟未濟九四貞吉則悔亡六五貞吉則无悔何歟酒固非所當嗜也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又何歟且二卦上爻剛柔不同何以俱有濡其首之象

雜卦固亂舉諸卦反對以爲義也然自大過以後則又非反對之卦何歟自乾坤至井困三十卦之變首咸恒以終既濟未濟則又上下經之序似亦不亂何歟艮止也節止也大壯則止言止者凡三而其旨同歟異歟

周易經疑卷之二

周易經疑卷之三

進士臨川涂溍生易庵擬

大傳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又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曰易曰簡同歟異歟

繫辭曰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與剛柔者立本者也同歟異歟變化者進退之象與變通者趨時者也同歟異歟

大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又震曰无咎者存乎介卦爻之言无咎者凡幾其旨抑有異歟既曰无咎又曰何咎何其咎无大咎請詳其義

大傳曰无咎者善補過也卦爻言无咎者凡八十四其旨

同歟有曰何答何其答无大答有曰誰其答又何答又誰答避答其旨同否

大傳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是先知而後仁又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先仁而後知知崇禮卑言知而不及仁義說卦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言仁義而不及禮知何歟

大傳曰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二章所論性之成其旨同歟於成之者性則繼之以仁知而不及禮於成性存存則先之以知禮而不及仁何歟

論性成之說徵有異論四德之偏實不同蓋成之者性推其成之於萬物而言成性存存以其稟於人者而言前章以人稟分陰陽故言仁知而不及於禮後章以人之知行而法乎道化故但言知禮而不及仁也請以此辨焉

易大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程子釋之曰天地无心而成化至復之彖傳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則天地果无心者乎坎之彖傳曰有孚維心亨益之九五曰有孚惠心二卦皆以有孚言心果可與天地之心並論乎明夷六四云獲明夷之心益之上九而曰立心勿恒獲心與立心果可與惠心之益並言乎井之九三曰爲我心惻艮之六二曰其心不快旅之九四曰我心不快艮之九四曰厲薰心夫心一也曰惻曰薰曰不快爻之所指不同又何歟

大傳曰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又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一以之謂言一以謂之言何歟前章先乾而後坤後章先坤而後乾又何歟

即形體以論乾坤其陰陽似難名故以之謂言即動靜以覩乾坤其陰陽有定名故以謂之言爲其以形體而分先乾而

後坤也以動靜而分先坤而後乾也知此可以別明問矣

大傳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又曰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鼓之舞之以盡神又曰知幾其神乎又曰神无方又曰神以知來又曰寂然不動民咸用之謂之神又曰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又曰知變化之道其知神之所爲乎又曰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數章所論之神其有異乎說卦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也其與大傳數章之旨亦有同歟

大傳七章曰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是聖人用易以崇廣德業也十章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是易取則於聖人也何也且大傳謂聖人之道而本義則謂神之所爲又何也

大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有以見天下之動又曰極

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曰見曰極曰鼓抑有辨歟

河圖陰陽之積數五十有五而成變化行鬼神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其數不同何歟抑亦大衍之數非本於河圖之數歟聖人則河圖以畫卦數極於十而卦止於八又何歟

大傳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大衍之數即天地之數歟大衍何以虛其五四十有九何以損其一歟又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極其數以定天下之象說卦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同歟異歟曰衍曰極曰倚曰錯綜何以辨歟

上繫九章言乾坤之策三百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此皆以老陽老陰之策數

言也然以少陽少陰之策數言亦足以當期之日當萬物之數否歟

觀老陰老陽固足以當期與萬物之數而少陰少陽之策亦未嘗不足以當之也何以言之少陽之策七四七二十八少陰之策八四八三十二卽陰之策得百九十二陽之策百六十八合乾坤二卦之策與夫二篇之策亦足以當期當萬物之數也

大傳曰顯道神德行又曰聖人以此齋戒神明其德夫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其旨同歟異歟

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君子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則象之與辭爲一類變與占爲一類言天下之至精則以

尚辭爲一類言天下之至變則以尚變尚象爲一類其不同何歟

大傳曰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又曰變通配四時變通莫大乎四時易窮則變變則通變通者趣時也又曰變而通之以盡利皆先言變而後言通又曰通變之謂事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通其變使民不倦皆先言通而後言變所謂變通通變其旨同歟異歟

大傳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邵子以太陽爲陽少陰爲陰少陽爲剛太陰爲柔朱子以陽爲太陽陰爲太陰剛爲少陽柔爲少陰邵子以乾兌離震爲天四象巽坎艮坤爲地四象朱子以乾兌艮坤爲天四象離震巽坎爲地四象其說不同何歟

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矣又言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何歟說卦曰聖人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夫太極與性命之理有以異乎又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與所謂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亦有同乎下文言分陰分陽迭用柔剛則又不及仁義何歟

易有太極畫前之易兩儀四象八卦悉具於其中統體一太極也三極之道天地人之至理太極流行於六爻之中三材各一太極也性命之理即太極之流行陰陽剛柔仁義即三極之所以立分陰分陽迭用柔剛以卦位間雜而成章言其不及仁義宜矣然六位之中三四爲人則仁義未嘗不在其中也

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伏羲據河圖而畫八卦

大禹因洛書而叙九疇其時其位其數各不同矣而謂聖人俱則之以作易何歟圖之數十書之數九卦之數八其所以則之之説又何歟

大傳曰乾坤其易之緼耶又曰乾坤其易之門耶緼與門何以分又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乍與門何以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矣立與行又何以辨

大傳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又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曰立曰行曰在其何以分

大傳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與一陰一陽之謂道見乃謂之器

一闔一闢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同歟異歟道一也或以謂之言或以之謂言何歟

大傳曰神而化之又曰神而明之夫神一也曰化曰明豈有異歟神而化之先由通而變神而明之先由變而通又豈有異歟

神一也論其化之與明爲不同變之與通實有異何以言之蓋神而化之以其化乎民而言神而明之以其昭著而可見一則由通而變者因世道之通不復變之也一則由變而通因易卦之變而後通以行之耳知此則明悶可辨矣

大傳曰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又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夫變通一也一以謂之言一以存乎言何歟前章變通先之以道器終之以事業後章變通先之以卦爻終以德行何歟

變通一也有由乎人以名之者故以謂之言有本乎人以爲之者故以存乎言前章先之以道器終之以事業猶約而至粗後章先之以卦爻終之以德行是猶至粗而入於至精也

大傳曰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八卦皆有其象矣而說卦於雷鳴風散雨潤日烜並以象言而獨於艮止兌說乾君坤藏不以象言又何歟

論八卦之象見於爻畫者爲有定論八卦之運於造化者非象所能該蓋大傳所言之象卽卦體是也說卦所言四卦之象雷風雨日有生長之功四卦之取其義者非象所能盡收斂之妙也知此則明問可辨矣

大傳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畫八卦又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又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八卦旣以俯仰遠近而得又由太極而生何歟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朱子感與詩也而大傳又謂則於圖書所以則之者果可得而聞其說之詳歟

古者包犧氏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始畫八卦大傳作易之由又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然則聖人作易又本諸四者何歟變化垂象曰效之象之神物圖書皆言則之何歟龜以卜筮書以爲範聖人則之以作易又何歟

十三卦之制作皆所以利天下也然於佃漁交易門柝宮室棺槨書契並不言利獨於耒耜衣裳舟楫牛馬杵臼弧矢言利何歟豈不言利者其利小言利者其利大而然耶

十三卦之制作尚象皆以制天下之道然有言利而不言利者豈无其故哉蓋先儒以爲網罟之不如耒耜杵臼裕萬民之食門柝能保其内而不如弧矢之能威天下舟楫牛馬无所不通棺椁書契亦不過送死明决而已故六者不言利而七者言利也其以此歟

十三卦之制作皆制器尚象之事也耒耜舟楫服牛乘馬杵臼弧矢皆以利言網罟爲市擊柝衣裳宫室棺椁書契獨不以利言何歟或取其器或取其意弧矢取諸睽抑以象歟抑以意歟

十三卦之制作舟楫獨取諸渙攷之於經卦言利涉者凡七爻言利涉者凡二則不獨取於渙矣其取象之意果有異歟且諸卦皆言利涉而謙獨言用涉何歟或曰不利涉大川或曰不可涉大川又何歟

十三卦之制作尚象之事也然而重門擊柝惟取其豫備之意上棟下宇惟取其壯固之意書契以代結繩惟取其明决之意至於衣裳弧矢則又惟取其乾坤无爲之妙睽乖之時安在其能尚象耶鼎之象曰鼎象也蓋謂卦之爲鼎法鼎之象豈有制器既取夫易而作易又反有取於器耶

十三卦之制作皆取夫易之象也然取其義而不取其象者此書契門柝宮室衣裳之類但取其義也於鼎則易反有取於器者制器而取於象象已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之制器不待見卦而後知象以衆人之不知象也故設卦以示人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知此則其疑可辨矣

大傳曰乾坤其易之門耶又曰闔户謂之坤闢户謂之乾則曰門曰户皆以乾坤言也攷之於經唯同人之初九曰

同人於門隨之初九曰出門交有功何乾坤二卦不言門而反於隨與同人言之歟明夷之六四曰於出門庭節之九二曰不出門庭其初九則曰不出户庭二卦取象於門與户既兼庭而言之若无取於闔闢者又何歟

大傳曰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旨同歟異歟前章以神明居萬物之先後章以神明居天地之後豈无其意歟至於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不曰神明之德而曰神明其德抑又何歟

論二章所言神明之德與夫天地之撰萬物之情其首无不同觀其一則神明居萬物之先一則神明居天地之後其旨若有異至若神明其德而不言之德其義則殊何以言之蓋神明之德即健順止説之類萬物之情雷風山澤之類是即

天地之撰前章以聖人畫卦而通乎造化故以神明居萬物之先後章推陰陽之畫以成卦之體故以神明居天地之後至於齋戒以神明其德此聖人教人用易使已之神明如易之神明也請以此辨

大傳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六十四卦如否之險德避難蹇之反身脩德皆所以處憂患之道也三陳九卦乃獨取於履謙復恒損益困井巽何歟三陳之義各有意歟於九卦之外不足以處憂患歟請究其旨

大傳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是乾坤之道不外乎易簡也然乾卦之内言不及易坤卦之内言不及簡何耶恒易固能知險矣恒簡固能知阻矣乾之終也何以亢龍而有悔坤之終也何以龍戰而道窮知險知阻又果如是耶

易簡乃乾坤之至德險阻乃人事之變更然而於乾坤二卦不言易簡正以前聖之易尚其占筮故上九上六之占辭乃當善極而否矣其險阻乃人體乾坤之常而知其變此後聖推明其義與前聖之言不同也請以此辨

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又曰水火不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而不及天地定位何歟以相逮易不相射以不相逮易相薄獨於通氣不復易之而其序皆不同又何歟

有先天之卦位有後天之卦位故後天之卦位去乾坤而專言六子至時成用而所以不及乎天地也至於以不相逮易不相射以不相悖易相薄獨於通氣不復易之者此皆互而言之以見後天本於先天天成其目耳其序雖不同政以其流行而分之也

說卦三章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先儒以爲先天卦位也帝出乎震離乎巽相見乎離至成言乎艮後天卦位也四章雷動風散雨潤日烜艮止兑說乾君坤藏既非先天之次序又非後天之卦位抑何所屬歟四卦取象義多四卦取象義少何歟六章去乾坤而言六子先之以後天而繼之以先天何歟後天雷風次離兑終坎艮言先天先水火次雷風終山澤其序亦異何歟

說卦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皆以象而言也又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兑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唯以四卦言象又以雨日易水火何歟且二章卦位相對无不合矣而其所陳之序不同又何歟

有以八卦之定象言其對待之妙有以八卦之象義言其流

行生成之功以其體而言則象所該无不當以其運行而言則非他象所能育物也故以雨日而易夫水火也然其二者卦位雖同而所陳之序異者政以其流行而有生育之功也

說卦第三章曰天地定位固以先天卦位言也第四章雷以動之亦先天對待之卦也而列乾坤於後何歟

說卦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邵子曰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則皆順行曰逆數曰順行何不同如是

說卦曰乾以君之又曰帝出乎震又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乾以君言震以帝言六子以神言何歟萬物出乎震則不言帝動萬物一節則不言乾坤則曰君曰帝又有出於神之外歟

說卦第五章帝出乎震先儒謂文王所定後天之卦位文

王何以不仍伏羲之卦位歟其所定之卦位果何所取歟先儒又謂帝出乎震以下乃古語萬物出乎震以下乃夫子贊易之辭然歟否歟

說卦五章釋後天卦位震巽離乾坎艮以方言坤兌以象言兌以時言乾不言萬物坤不言西南抑有說歟

說卦自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自神也者至莫盛乎艮皆言後天之學也一則主帝而言一則主神而言何也主帝而言則惟稱卦名主神而言則去乾坤而稱卦象獨於艮以名言之又何也

後天之學主流行造化之妙言帝者見主宰乎萬物而言其始萌之初言神以見其去乾坤而專言六子以見神之所爲主帝者雖並稱卦名而主神而言卦象於艮以名言之蓋艮非象所能盡故以名言也

說卦第六章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以下用文王卦位自水火不相逮以下復用伏羲卦位何歟未言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是言伏羲卦位歟抑亦文王卦位歟

說卦曰乾爲天故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是也大有上九曰自天祐之姤九五曰有隕自天兩言自天與在天之天同歟異歟天行健而大畜上九乃以天衢言之天豈有所謂衢者歟明夷上六謂之初登于天猶可也而中孚上九謂翰音登于天其可歟願究其旨

說卦曰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離爲雉兌爲羊乾六爻又何以言龍而不言馬離何以言牛大壯何以言羊聖人說不同何也

易之爲書其成非一人其取象非一端然理无形也假象以顯義則无不同孔子所取之象文乃周公所取之象前聖之

易與後聖之易固有異致先儒所謂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牛今欲以說卦而求合卦爻之象不亦膠柱而調琴矣乎

說卦曰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雞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乾六爻言龍而不言馬坤卦辭言馬而不言牛離言牝牛而不言雉大壯无兌而言羊姤睽无坎而言豕中孚之豚魚小過之飛鳥其取象不合何歟

乾爲馬震爲龍坎爲豕此遠取諸物也十一章言乾爲良馬老馬瘠馬駁馬宜矣而震巽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坎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其象必有意義願祛其惑

說卦以坤坎爲輿而不言車十三卦之制作亦不言車攷之於經文言車者四言輿者六果何所取象歟大有之九

二曰大車以載大壯之九四曰壯于大輿之輹車輿各以其大者言之果卽古之重車歟困之金車與睽之鬼車何所載師之輿尸與畜之輿衛何所乘歟賁之舍車而徒與睽之見輿而曳或舍或曳其義安在

巽爲木而坎曰其於木也爲堅多心離其于木也爲科上槁艮其於木也爲堅多節坎離艮亦爲木何歟震居東方陽木也爲蒼筤竹爲萑葦而不爲木又何歟

序卦上經首言天地不言乾坤天地卽乾坤也下經首言夫婦夫婦卽咸恒也言恒而不言咸何歟

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臨六爻何以見其與觀六爻何以見其求

揲蓍之法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其第一揲不五則九第二揲不四則八計其奇數以定陰陽老少而去其初掛

之一何也若曰第一揲掛以四十九其奇一也則第二揲非四十四則四十第三揲非四十則三十六而不復有奇矣而亦掛何也

卦爻言朋者凡十聖人何以取象於朋也復言朋來无咎蹇稱大蹇朋來豫言朋盍簪解言朋至曰來曰盍曰至有取於朋者不同何歟朋從與朋來何以辨喪朋與朋亡何以分至損益二卦又皆以十朋為之說其旨何如

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也易聖何以獨稱王公侯而不及伯子男歟言王用亨者凡三而有西山岐山享帝之不同言王假者凡四而有有廟有家假之之異亨與假同歟異歟爻言公者凡六益爻兩言告公而所用殊何歟解之射于高墉小過之弋彼在穴曰射曰弋何所分歟公用亨于天子與王用享于帝何所別歟易言利建侯何獨於屯豫

言之歟願究其占

易中言元亨利貞者凡七其占同歟異歟或言元亨而不言利貞或言利貞而不言元亨又何歟

彖言天地萬物之情者凡三焉其占同歟異歟復言見天地之心而不言情大壯言天地之情而不言心又何歟

卦言利貞者凡十四爻言利貞者凡三其占同歟異歟諸卦言利艱貞者凡三利女貞者凡二利永貞者凡二永貞吉者凡二元永貞者二勿用永貞者一可貞者三不可貞者二言利不息之貞者一貞一也而曰艱貞曰女貞曰永貞曰不息之貞果孰爲事之幹歟願究其利與不利之故

卦言利有攸往者九賁則言小利有攸往爻言利有攸往者三而无妄六二獨言則何歟卦言无攸往者二爻言无攸往者八有攸之與无攸其占何如

爻言命者七曰卽命曰有命曰告命曰錫命曰譽命其所言不同何歟象傳言命者五曰休命曰申命曰施命曰凝命曰致命其與爻辭往往不合又何歟

彖言成卦之由多矣程子以卦變言者九卦朱子以卦變言者十有九卦其說不同何歟

上分言先天後天卦位皆兼乾坤而言六子下獨去乾坤而言六子何歟不言八卦而言八物何歟惟艮獨不言山又何歟

卦爻言吉者多矣有初吉上吉中吉終吉有元吉大吉有居吉往吉征吉嘉厲吉艱則吉有它吉請究其旨

卦爻言利貞多矣其旨同歟異歟有曰小利貞利永貞利居貞利艱貞利女貞利君子貞利牝馬之貞利武人之貞利不息之貞利幽人之貞又有貞吉貞凶貞吝請詳其說

卦之言利貞者十四爻之言利貞者三利貞一也而所施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有其事必貞乃得其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損九二之類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之類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必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之貞正也蔡氏曰貞固也以貞固足以幹事取之也貞正也以君子正也取之也蓋貞者隨在各有也立乎事物之中各得其正之謂貞在剛則曰大貞在柔則曰小貞在君子則曰君子貞在女子則曰女子貞以至在武人在童僕在牝馬在幽人莫不皆曰貞焉又以其永久者言之則永貞以其不息者言之則曰不息之貞又自夫用貞者言之當安則曰安貞當居則曰居貞當其可則曰可貞當其不可則曰不可貞不利貞不可疾也則

曰不可疾貞當艱則曰艱貞至於貞之爲用則有吉焉有旣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有凶焉有吝焉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惟善易者隨在玩之則其義莫不皆得其當不可以正固兩義拘之也

大傳三陳九卦始之以履終之以巽所以明處憂患之事也而其次序淺深可得聞歟明夷之彖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蓋明乃處憂患之道也今三陳九卦又不及明夷何歟且六十四卦皆可以處憂患豈特九卦而已歟

大傳稱先王者凡七卦稱后者二卦大人者一卦稱上者一卦餘皆言君子願究其旨

伏羲畫卦之時未有文字不知六十四卦之名何以記歟

或曰八卦之名伏羲所定八純及其餘五十六卦不過分

註上卦下卦之名而已至文王始定重卦之名然歟否歟

上經首乾坤而終坎離下經首咸恒而終旣濟未濟聖人之序卦抑有意歟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其數不同何歟

周易經疑卷之三終

尚書要義

江蘇古籍出版社









尚書要義三卷提要

宋魏了翁撰了翁尚書要義宋史藝文志本二十卷其十七卷四庫全書已著錄此即其中所佚之三卷攷了翁在靖州時著九經要義凡二百六十三卷近惟周易要義十卷儀禮要義五十卷尚爲全書其餘如春秋左傳要義三十一卷内缺二十九卷尚書要義十七卷内缺三卷葢自明張萱重編内閣書目時載九經要義止存七種儀禮七册禮記三册周易二册尚書一册春秋二册論語二册孟子二册已率非全本今論語孟子尚未見著錄而禮記已得三十三卷較明人所見卷帙已不啻倍之矣此本從舊鈔傳錄第七卷自甘誓至允征八卷自湯誓至咸有一德

九卷自盤庚至微子與七閣中原載山陰祁彪佳家所藏本悉合洵足以補從前之缺佚且所據疏本乃宋時善册如卷七弟九則烏焉解羽之焉弟十二則器用既具之用弟十三則故政由羿毋之故卷九弟七則之或稱商或稱殷弟十二則夏惟作祫不作時祭之時弟十九則故絕其悉類之悉並足補明以來刊本之脱如卷八弟十則上故更致社稷之致弟十一則從謂逐討之逐弟十六則故用元牡之用卷九弟三則亳殷在河内之内治皆作亂之治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弟十三則延之使前而教告之之教弟廿六則且云我徒也之且亦足訂明以來刻本之誤不特其書採摘注疏中精要可為讀經之助而了翁諸經要義從此珠聯璧合亦佳事也

尚書要義卷第七

宋　魏　了　翁　撰

甘誓至允征

甘有扈之郊如牧費皆以誓地名

地理志扶風鄠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鄠扈音同未知何時改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計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

先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名泰誓自悔而誓非為戰

二六卿卽軍將六事之人徧敕在軍

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誓之非六卿而已鄭元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徧勑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閒六卿之身

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總呼之辭

三 觀射父連言朱均觀扈管蔡皆悖親

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父傅太子射父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悖親而不恭也

四 禹舊姓姒而賜姓姒猶伯夷固姓姜

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禹始得姓有扈與夏同姓

則為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姒為姓故禹之親屬舊已姓姒帝嘉其德又以姒姓顯揚之猶若伯夷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姓與此同也故有扈以為夏之同姓

五 凡兵車左主射右主擊刺御居中

歷言左右及御此三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攝叔曰

吾聞致師者左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右不言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皆如此耳

六將之兵車則御左勇右將在中擊鼓

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鼓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

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為右郤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郤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人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

七 賞于祖戮于社皆在軍賞罰

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必載

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専也周禮大司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主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主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祖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敘諸勳乃至太祖賞耳

八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言孥戮者權脅之

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孥為子也非但止辱汝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恥惡累之湯誓云予則孥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汝權以脅之

九羿射官距太康於河北立仲康

襄四年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故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

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說文云彃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以取信要言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羿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耳羿猶立仲康不自立也

十經傳惟此言六馬漢天子駕六
腐索馭六馬索絶馬驚馬驚則逸言危懼甚也經傳之
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者春秋
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
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
四圉四馬曰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黄朱以為天子駕
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
六以言之

十一 自堯至禹都不出冀故舉陶唐

韋昭云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十二 關石謂通金鐵使和平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注金鐵曰石

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古制存而太康失

其業以取亡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

之器耳律秝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

為鈞四鈞為石是石為稱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為重物

故金鐵曰石言絲緜止於斤兩金鐵乃至於石舉石言

之則止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

意非謂所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

則文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論語云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民既足用則官亦富饒故通之使和平則官民皆足有典有法可依而行官民足可坐而守言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所以亡也訓緒為業費氏顧氏等意云通金鐵於人官不禁障民得取之以供器用器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金鐵亦石之類也

故漢書五行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十三 羿浞相承尚百載馬遷不言

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時必廢之也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襄四年左傳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則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故云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為天子計五子之歌仲康當其一仲康必賢於太康但形勢

既衰故政由羿耳羿在夏世為一代大賊左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羿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復夏政計羿浞相承尚有百載為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其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相崩子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說疎矣

十四 周禮惟小宰徇以木鐸無遒人

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

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遒人不知其意葢訓遒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

十五 辰弗集房卽日食伐鼓用幣救日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朔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卽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

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

十六 孔以房為日月所舍或云九月會房心非

昭七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

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爲合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言日月不合於舍則是日食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爲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爲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秝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

之非能舉目而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
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十七 伐鼓于社責羣陰上公

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群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墉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侵陽故杜預以為責群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為上公祀為

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為上公之神也
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羣陰上公並
責之也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僕軍
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元云王通鼓佐擊其
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穀梁傳曰天
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周禮
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元云嗇夫蓋
司空之屬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食之百役也冐

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
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注
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
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則盖用祭天之雷鼓也
八十左傳夏四月日食伐鼓用將此以九月
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
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
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

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之禮餘月則不然此以九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於周禮也

十九四時八節二十四氣晦朔弦望

先時不及者謂此秝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時分之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十六分日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

四氣也計十二月每月二十九日彊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秝乃以癸亥為朔是造秝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秝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二十 渠魁為大帥史傳言渠帥本此

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滅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

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史傳因此

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源出於此

廿乙 自契至湯八遷今可見者四

周語曰元王勤商十四世世而興元王謂契也勤殖功業

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

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

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邱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元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

廿二

侯國而得數遷都蓋以時王之命

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盖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號則都雖數遷商名不改

廿三 湯居亳從先王居謂帝嚳

自契以下皆是諸侯且文稱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世天子所居也世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從之嚳實帝也言先王者對文論優劣則有皇與帝及王之別散文則雖皇與帝皆得言王也故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宮室乃謂上皇為王是其類也

廿四 湯不從商卬遷亳亳有四說

孔言湯自商邱遷焉以相土之居商邱其文見於左傳因知言自商邱徙耳此言不必然也何則相土契之孫也自契至湯凡八遷若相土至湯都遂不改豈契至相土至湯必更遷都但不知湯從何地而遷亳耳必不從商邱遷也鄭元云亳今河南偃師縣有湯亭漢書音義曰瓚者云湯居亳今濟陰亳縣是也今亳有湯塚巳氏有伊尹塚杜預云梁國蒙縣北有亳城城中有成湯塚其西又有伊尹塚皇甫謐云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隣

葛伯不祀湯使亳衆為之耕葛即今梁國寧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寧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為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是也諸説不同未知孰是

廿五 湯進伊尹於桀冀其用賢非反間

伊尹去亳適夏伊尹字氏湯進於桀正義曰湯欲以誠輔桀冀其用賢以致不可匡輔乃始伐之此時未有伐桀之意故責伊尹使輔之孫武兵書反間篇曰商之興也伊尹在夏周之興也呂牙在殷言使之為反間也與

此說殊

尚書要義卷第七

尚書要義卷第八

宋　魏　了　翁　撰

湯誓至咸有一德

一　湯升自陑出桀不意

湯誓第一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桀都安邑湯升道從陑出其不意陑在河曲之南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地在安邑之西桀逆拒湯

二　書伊尹相湯承上文醜夏

此序湯自伐桀必言伊尹相湯者序其篇次自為首尾以上云伊尹醜夏遂相成湯伐之故特言伊尹相湯也桀都安邑相傳為然即漢之河東郡安邑縣是也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也地理志云上黨郡壺關縣有羊腸坂在安邑之北是桀都安邑必當然矣將明陑之所在故先言桀都安邑桀都在亳西當從東而往今乃升道從陑升者從下向上之名言陑當是山

阜之地歷險迂路為出其不意故也陑在河曲之南蓋今潼關左右河曲在安邑西南從陑向北渡河乃東向安邑鳴條在安邑之西桀西出湯故戰于鳴條之野陑在河曲之南鳴條在安邑之西皆彼有其迹相傳云

三 湯慚懼故出桀不意與武王異未必然

湯以至聖伐暴當顯行用師而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湯承禪代之後嘗為桀臣慙而且懼故出其不意武王則三分天下有其二久不事紂紂有浮桀之罪地無險

要之勢故顯然致罰以明天誅又慇懃誓衆與湯有異

所以湯惟一誓武王三

四　昆吾與桀同日亡此安邑之鳴條

鄭元云鳴條南裔地名孟子云舜卒於鳴條東裔之地

或云陳留平邱縣今有鳴條亭是也皇甫謐云伊訓曰

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又曰夏師敗績乃伐三朡湯誥

曰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三朡在定陶於義不得在陳留

與東裔也今安邑見有鳴條陌昆吾亭左氏以爲昆吾

與桀同以乙卯日亡韋顧亦爾故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於左氏昆吾在衛乃在濮陽不得與桀異處同日而亡明昆吾亦來安邑欲以衛桀故同日亡而安邑有其亭也且吳起言險以指安邑安邑於此而言何得在南商乎謚言是也

五

契封商故代號商獨夫桀故稱王

以湯於此稱王故本其號商之意契始封商湯號為商知契始封商湯遂以商為天下之號鄭元之說亦然惟

王肅云相土居商邱湯取商為號若取商邱為號何以
不名商邱而單名商也若八遷國名商不改則此商猶
是契商非相土之商也若八遷遷卽改名則相土至湯
改名多矣周不取后稷封邰為天下之號者契後八遷
商名不改成湯以商受命故宜以商為號后稷之後隨
遷易名公劉為豳大王為周文王以周受命故當以周
為號二代不同理則然矣泰誓云獨夫受此湯稱為王
則比桀於一夫桀既同於一夫故湯可稱王矣是言湯

於伐桀之時始稱王也

六　武王亦伐紂始稱王鄭謂文王生稱王者謬

周書泰誓稱王則亦伐紂之時始稱王也鄭元以文王生稱王亦謬也

七　食言如食之消盡

哀二十五年左傳云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然則言而不行如食之消盡後終不行前言爲僞故通謂僞言爲食言故爾雅訓食爲僞

也

八 孔以孥戮為權脅二鄭為實戮

昭二十年左傳引康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古之用刑如是也既刑不相及必不殺其子權時以迫脅之使勿犯刑法耳不於甘誓解之者以夏啓承舜禹之後刑罰尚寬殷周以後其罪或相緣坐恐其實有孥戮故於此解之鄭元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周禮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鄭意以為實戮

其子故周禮注云奴謂從坐而沒入縣官者也孔以孥戮爲權脅之辭則周禮所云非從坐也鄭衆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人槀人之官引此孥戮汝又引論語云箕子爲之奴或如衆言别有沒入非緣坐者也

九 湯欲遷社無及句龍故不可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湯承堯舜禪代之後順天應人逆取順守而有慙德故革命創制改正易服變置社

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作夏社疑至臣扈

言夏社不可遷之義疑至及臣扈三篇皆亡

十上 湯變置社稷不待七季鄭非孔是

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

爲社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已上祀之周棄亦

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

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

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是

言變置之事也魯語文與祭法正同而云夏之興也周棄繼之興當為衰字之誤耳湯于初時社稷俱欲改之周棄功多於柱即令廢柱祀棄而上世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此序之次在湯誓之下云湯既勝夏下云夏師敗績湯遂從之是未及逐桀已爲此謀鄭元等注此序乃在湯誓之上若在作誓之前不得云既勝夏也孟子曰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鄭元因此乃云湯伐桀

之時大旱既置其禮祀明德以薦而猶旱至七年故更
致社稷乃謂湯即位之後七年大旱方始變之若實七
年乃變何當繫之勝夏勝夏猶尚不可況在湯誓前乎
且禮記云夏之衰也周棄繼之商興七年乃變安得以
夏衰爲言也若商革夏命猶七年祀柱左傳亦不得斷
爲自夏已上祀柱自商已來祀棄也由此而言孔稱改
正朔而變置社稷所言得其旨也

十下 漢儒社稷二說孔同賈馬祭人神

漢世儒者說社稷有二左傳說社祭句龍稷祭柱棄惟
祭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句龍柱棄是
配食者也孔無明說而此經云遷社孔傳云無及句龍
即同賈逵馬融等說以社爲句龍也
十一桀自安邑東奔湯緩追之遂奔南巢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大崩曰敗績從謂遂討之遂伐三
朡俘厥寶玉三朡國名桀走保之今定陶也桀自安邑
東入山出大行東南涉河湯緩追之不迫遂奔南巢俘

取也王以禮神使無水旱之災故取而寶之

十二 伯仲叔季字之常虺或字仲名虺

仲虺作誥爲湯左相奚仲之後仲虺臣名以諸侯相天子會同曰誥正義曰伯仲叔季人字之常仲虺必是其名或字仲而名虺古人名字不可審知縱使是字亦得謂之爲名言是人之名號也左傳稱居薛爲湯左相是以諸侯相天子也

十三 南巢不知地所在

桀奔南巢湯縱而不迫故稱放也傳言南巢地名不知地之所在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元云巢南方之國世一見者桀之所奔蓋彼國也以其國在南故稱南耳傳并以南巢爲地名不能委知其處故未明言之

十四 仲虺陳兼弱等義言桀自亡不足爲慙

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弱則兼之闇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言正義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有亡道則推

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王者如此國乃昌盛弱昧
亂亡俱是彼國衰微之狀兼攻取侮是此欲吞并之意
弱昧是始衰之事來服則制爲己屬不服則以兵攻之
此二者始欲服其人未是滅其國亂是已亂亡謂將亡
二者衰甚已將滅其國亡形已著無可忌憚故陵侮其
人既侮其人必滅其國故以侮言之此是人君之正義
仲虺陳此者意亦言桀亂亡取之不足爲愧下言推亡
及覆皆暴其意亦在桀也

十五 九族離舉親明疏九族有二說

萬邦舉遠以明近九族舉親以明疎也漢代儒者說九族有二案禮戴及尚書緯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右尚書說九族從高祖至元孫凡九族堯典云以親九族傳云以睦高祖元孫之親則此言九族亦謂高祖元孫之親也謂萬邦惟懷實歸之九族乃離實離之聖賢設言為戒容辭頗甚父子之間便以志滿相棄此言九族以為外姓九族有屬文便也

十六 湯用元牡未變夏禮

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正義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云元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故不用白也故安國注論語敢用元牡之文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元牡是其義也

十七 孔注論語元牡孝經郊丘無六天之說

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圜丘牲用

蒼夏至祭靈威仰於南郊則牲用騂孔注孝經圜丘與
郊共為一事則孔之所說無六天之事鄭元解論語云
用元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
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十八 湯崩踰月太甲卽稱元年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注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
而卒及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正義曰太甲太丁子世
本文也此序以太甲元年繼湯沒之下明是太丁未立

而卒太甲以孫繼祖故湯沒而太甲代立即以其年稱
爲元年也周法以踰年即位知此即以其年稱元年者
此經云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祗見厥
祖太甲中篇云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
王歸于亳二者皆云十有二月若是踰年即位二者皆
當以正月行事何以用十二月也明此經十二月是湯
崩之踰月太甲中篇三祀十有二月是服闋之踰月以
此知湯崩之年太甲即稱元年也

十九 舜禹以歲首受終遭喪嗣位經無文

舜禹以受帝終事自取歲首遭喪嗣位經無其文夏后之世或亦不踰年也顧氏云殷家猶質踰月卽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以爲首也商謂年爲祀序稱年者以周世言之故也

二十 史記書外丙仲壬七年歆固謚謬從之

據此經序及太甲之篇太甲必繼湯後而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三年

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人謬從史記皇甫謐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乃述馬遷之語是其踈也顧氏亦云止可依經誥大典不可用傳記小說

乙丑祠于先王謂奠殯而告非祠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此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奠殯而告正義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爲奠殯而告

見厥祖爲居位主喪群后咸在爲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是言祠是奠也祠喪于殯斂祭皆名爲奠虞祔卒哭始名爲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爲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實是奠非祠宗廟也祠之與奠有大小耳祠則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奠祠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亦由於時猶質未有節文周時則祠奠有異傳解祠爲奠耳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

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年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於天子春秋之世既有奠殯卽位踰年卽位此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祀也嗣王祇見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祀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廿二 百官總己以聽冢宰謂伊尹

奉祠王祇見厥祖居位主喪侯甸群后咸在在位次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

廿三 酣歌恒舞似巫事鬼神然

酣歌常舞並為耽樂無度荒淫廢德俱是敗亂政事其爲愆過不甚異也恒舞酣歌乃爲愆耳若不恒舞不酣歌非爲過也樂酒曰酣言耽酒以自樂也說文亦云酣樂酒也楚語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又周禮有男巫女巫之官皆掌接神故

事鬼神曰巫也廢棄德義專爲歌舞似巫事鬼神然言其無政也

廿四　臣不匡君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言十愆有一則亡國喪家邦君卿士慮其喪亡之故則宜以爭臣自匡正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設不諫之刑以勵臣下故言臣不正君則服墨刑墨刑五刑之輕者謂鑿其額涅以墨司刑所謂墨罪五百者也蒙謂蒙稚卑小之稱故蒙士例爲下士也顧氏亦以爲蒙謂蒙闇

之士

廿五 善不積德罔小二經詞反意同

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苟爲不德無大言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此伊尹至忠之訓正義曰爾惟德謂修德以善也爾惟不德謂不修德爲惡也易繫辭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乃謂大善始爲福大惡乃成禍此訓作勸誘之辭言爲善無小小善萬邾猶慶況大善乎而爲惡無大言小惡猶墜厥宗況大

惡乎此經二事辭反而意同也傳言惡有類者晉語云趙文子冠見韓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始與善善進不善蔑由至矣始與不善不善進善亦蔑由至矣善惡有類以類相致也今太甲初立恐其親近惡人以惡類相致禍害故以言戒之此是伊尹至忠之訓也

廿六桐宮湯葬地不知朝政曰放

經稱營于桐宮密邇先王知桐是湯葬地也舜放四凶徙之遠裔春秋放其大夫流之他境嫌此亦然故辨之

云不知朝政故曰放使之遠離國都往居墓側與彼放
逐事同故亦稱放也古者天子居喪三年政事聽於冢
宰法當不知朝政而云不知朝政曰放者彼正法三年
之內君雖不親政事冢宰猶尚諮稟此則全不知政故
爲放也
廿七 序言三年復歸非在桐宮三年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正義
曰太甲以元年十二月即位此至放桐之時未知凡經

幾月必是伊尹數諫久而不順方始放之蓋以三五月
矣必是二年放之序言三年復歸者謂即位三年非在
桐宮三年也史錄其伊尹訓王有伊訓肆命徂后其餘
忠規切諫固應多矣太甲終不從之故言不惠于阿衡

卄八顧諟天命常目在之諟是古今字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顧謂
常目在之諟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正義曰說
文云顧還視也諟與視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言

先王每有所行必還迴視是天之明命謂常目在之言
其想象如目前

廿九 伊尹名摯而君前自稱尹躬

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
自稱尹者蓋湯得之使尹正天下故號曰伊尹人既呼
之爲尹故亦以尹自稱禮法君前臣名不稱名者古人
質直

三十 機括與射物三者合法度釋則中

括謂矢末機張省括則是以射喻也機是轉關故爲弩牙虞訓度也度機者機有法度以準望所射之物準望則解經虞也如射者弩以張訖機關先省矢括與所射之物三者於法度相當乃後釋弦發矢射必中矣

卅乙

太甲習行不義將成其性

伊尹以王未變乃告於朝廷群臣曰此嗣王所行乃是不義之事習行此事乃與性成言爲之不已將以不義為性也我不得令王近於不順之事當營於桐墓立宮

使此近先王當受人教訓之無得成其過失使後世人
迷惑怪之

廿二 三秊踰月以冕服奉嗣王歸亳

太甲中第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湯以元年十一月崩
至二十六月三年服闋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
冠也踰月即吉服正義曰周制君薨之年屬前君明年
始爲新君之元年此殷法君薨之年而新君即位即以
其年爲新君之元年惟三祀者太甲即位之三年也湯

以元年十一月崩至此年十一月爲再朞除喪服也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如喪服息即吉服舉事貴初始故於十二月朔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冕是在首之服冠內之别名冠是首服之大名故傳以冕爲冠案王制云殷人哻而祭大雅云常服黼哻哻是殷之祭冠今云冕者蓋冕爲通名王制又云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哻而祭周人冕而祭並是當代别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

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以冕服蓋以衮冕之服

也

卅三 孔王二十六月服闋鄭二十七月

案士虞禮云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

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寛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

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

可以樂矣案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則與王肅同鄭

元以中月爲閒之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年

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爲異

卌四 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灾

洪範五行傳有妖孽眚祥漢書五行志説云凡草物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甚則異物生謂之眚自外來謂之祥是孽爲災初生之名故爲災也逭逃也釋言文樊光云行相避逃謂之逭亦行不相逢也且天災亦由人行而至非是横加災也此太甲自悔之深故言自作甚於天災耳

卅五 太甲伊尹俱拜手稽首

稽首頭至地頭下至地也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者初為拜頭至手乃復申頭以至手地至手是為拜手至地乃為稽首然則凡為稽首者皆先為拜手乃後為稽首故拜手稽首連言之諸言拜手稽首義皆同也左傳云天子在寡君無所稽首則諸侯於天子稽首也諸侯相於則頓首也君於臣則空手也上王拜手稽首注君而稽首於臣謝前過

卅六 伊尹申誥于王論天親民懷神享

太甲下第七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言天於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正義曰伊尹以至忠之心喜王改悔重告于王冀王大善一篇皆誥辭也天親克敬民歸有仁神享克誠言天民與神皆歸于善也

卅七 治同道亂同事興難而亡易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正義曰總言治國

則稱道單指所行則言事輿難而亡易道大而事小故大言輿而小言亡也

卅八　太甲留伊尹如成王留周公不得歸

自太甲居桐而伊尹秉政太甲既歸于亳伊尹還政其君將欲告老歸其私邑乃陳言戒王於德以一德戒王也太甲既得復歸伊尹卽應還政其告歸陳戒未知在何年也下云今嗣王新服厥命則是始卽政盖太甲居亳之後卽告老也君奭云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

伊尹也襄二十一年左傳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無怨色則伊尹又相太甲蓋伊尹此時將欲告歸太甲又留之爲相如成王之留周公不得歸也

卅九 伊尹年一百餘此告歸七十左右

伊尹湯之上相位為三公必封為國君又受邑于畿內告老致政事於君欲歸私邑以自安將離王朝故陳戒以德也無逸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三年傳稱祖甲即太甲也殷本紀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沃丁序云沃丁既

葬伊尹于亳則伊尹卒在沃丁之世湯為諸侯之時已得伊尹比至沃丁始卒伊尹壽年百有餘歲此告歸之時已應七十左右也

四十 史記與紀年書太甲伊尹事皆妄

殷本紀云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於桐宮居桐宮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謂太甲歸亳之歲已為卽位六年與此經相違馬遷之說妄也紀年云殷仲壬卽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

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
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命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案
此經序伊尹奉太甲歸于亳其文甚明左傳又稱伊尹
放太甲而相之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
則篡伊尹不肯自立太甲不殺伊尹也必若伊尹放君
自立太甲起而殺之則伊尹死有餘罪義當汙宮滅族
太甲何所感德而復立其子還其田宅乎紀年之書晉
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塚得之蓋當時流落有

此妄說故其書因記之耳

四乙 漢哀平閒緯候始起孔時未有

天之命人非有言辭文誥正以神明佑之使之所征無敵謂之受天命也緯候之書乃稱有黃龍元龜白魚赤雀負圖銜書以授聖人正典無其事也漢自哀平之閒緯候始起假託鬼神妄稱祥瑞孔時未有其說縱使時已有之亦非孔所信也

四二 七廟常禮鄭不見古文妄云殷六廟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立七廟有德之王則爲祖宗
其廟不毀故可觀德正義曰漢氏以來論七廟者多矣
其文見於記傳者禮器家語荀卿書穀梁傳皆曰天子
立七廟以爲天子常法不辨其廟之名王制云天子七
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
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
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漢書韋元成議曰周之所
以七廟者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

毀與親廟四而七也鄭元用此爲說惟周有七廟二祧爲文王武王廟也故鄭元王制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二祧與親廟四太祖后稷也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良由不見古文故為此謬說此篇乃是商書已云七世之廟則天子立七廟王者常禮非獨周人始有七廟也文武則爲祖宗不在昭穆之數王制之文不得云三昭三穆也劉歆馬融王肅雖則不見古文皆以七廟為

天子常禮所言二祧者王肅以為高祖之父及祖也并

高祖已下共為三昭三穆耳

[四三]王肅等以庶子王亦得與嫡子同立四廟

喪服小記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

四廟庶子王亦如之所以不同者王肅等以受命之王

是初基之王故立四廟庶子王者謂庶子之後自外繼

立雖承正統之後自更別立己之高祖已下之廟猶若

漢宣帝別立戾太子悼皇考廟之類也或庶子初基為

王亦得與嫡子同正立四廟也

〔四四〕皇甫謐妄謂沃丁以天子禮葬伊尹

世本本紀皆云太甲崩子沃丁立是爲太甲子也伊尹本是三公上篇言其告歸知致仕老終以三公禮葬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有餘歲大霧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禮葬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晉文請隧襄王不許沃丁不當以天子之禮葬伊尹也孔言三公禮葬未必有文要情事當然也

四五伊尹巫咸父子並爲大臣

伊陟伊尹子相傳爲然殷本紀云沃丁崩弟太庚立崩子小甲立崩弟雍己立崩弟太戊立是大戊爲小甲弟太庚之子君奭傳曰巫氏也當以巫爲氏名咸此言臣名者言是臣之名號也鄭元云巫咸謂之巫官者案君奭咸子又稱賢父子並爲大臣必不世作巫官故孔言巫氏是也

四六祖乙圮于耿謂圮于相遷于耿

祖乙圮于耿亶甲子圮於相遷於耿河水所毀曰圮正
義曰孔以河亶甲居相祖乙卽亶甲之子故以爲圮於
相地乃遷都于耿必云圮於相地遷於耿者明與其上
文連上云遷于囂謂遷來向囂居於相謂居於相地故
知圮于耿謂遷來于耿以文相類故孔為此解謂古人
之言雖尚要約皆使言足其文令人曉解若圮於相遷
居於耿經言圮於耿太不辭乎且亶甲居於相祖乙居
耿今為水所毀更遷他處故言毀于耿耳非旣毀乃遷

耿也盤庚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及其數之惟有亳囂相耿四處而已知此既毀於耿更遷一處盤庚又自彼處而遷於殷耳殷本紀云祖乙遷於邢馬遷所爲說耳鄭元云祖乙又去相居耿而國爲水所毀於是修德以禦之不復徙也錄此篇者善其國圮毀改正而不徙如鄭所言稍爲文便但上有仲丁亶甲下有盤庚皆為遷事作書述其遷意此若毀而不遷序當改文見義不應文類遷居更以不遷為義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

殷者盖祖乙圮於耿遷於奄盤庚自奄遷於殷亳邑嶌相耿與此奄五邦者此盖不經之書未可依信也

尚書要義卷第八

尚書要義卷第九

宋　魏　了　翁　撰

盤庚至微子

一盤庚將治亳殷此三篇告民之辭

商自成湯以來屢遷都邑仲丁河亶甲祖乙皆有言誥歷載於篇盤庚最在其後故序總之自湯至盤庚凡五遷都今盤庚將欲遷居而治於亳之殷地民皆戀其故居不欲移徙咨嗟憂愁相與怨上盤庚以言辭誥之史

敘其事作盤庚三篇

二 商人屢遷前八後五

上文言自契至于成湯八遷并數湯為八此言盤庚五遷又并數湯為五湯一人再數故班固云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實正十三也此序云盤庚將治亳殷下傳云殷亳之別名則亳即是一都湯遷還從先王居也汲冢古文云盤庚自奄遷于殷殷在鄴南三十里

三 束晳以壁內書將始宅殷治與始不類

束晳云尚書序盤庚五遷將治亳殷舊說以為居亳亳殷在河内孔子壁中尚書云將始宅殷是與古文不同也漢書項羽傳云洹水南殷墟上今安陽西有殷束晳以殷在河北與亳異也然孔子壁内之書安國先得其本此將治亳殷不可作將始宅殷亳字磨滅容或為宅壁内之書安國先得治皆作亂其字與始不類無緣誤作始字知束晳不見壁内之書妄為說耳若洹水之南有殷墟或當餘王居之非盤庚也盤庚治於亳殷紂滅

在於朝歌則盤庚以後遷於河北盖盤庚後王有從河南亳地遷於洹水之南後又遷于朝歌

四

王鄭皇甫謂遷殷為君民奢孔地勢下

民不欲遷而盤庚必遷者鄭元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為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又序注云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徙王肅云自祖乙五世至盤庚元兄陽甲宮室奢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故徙都於殷皇甫

謚云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民皆奢侈故盤

庚遷於殷此三者之說皆言奢侈鄭元既言君奢又言

民奢王肅專謂君奢皇甫謐專謂民奢孔意葢以地勢

洿下又久居水變水泉瀉鹵不可行化故欲遷都不必

為奢侈也此以君名名篇必是為君時事而鄭元以為

上篇是盤庚為臣時事何得專輙謬妄也

五殷質未諱君名故盤庚仲丁祖乙名篇

傳殷質以名篇正義曰周書謚法成王時作故桓六年

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殷時質未諱君名故以王名名
篇也上仲丁祖乙亦是王名於此始作傳者以上篇經
亡此經稱盤庚故就此解之
六史記以後人思盤庚作三篇與序違
史記殷本紀云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
乃作盤庚三篇與此序違非也
七稱亳稱殷稱商稱殷商
此序先亳後殷亳是大名殷是亳內之別名鄭元云商

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以此前未有殷名也中篇云殷降大虐將遷於殷先正其號明知於此號為殷也雖兼號為殷而商名不改或稱商或稱殷又有兼稱殷商商頌云商邑翼翼撻彼殷武是單稱之也又大雅云殷商之旅咨汝殷商是兼稱之也亳是殷地大名故殷社謂之亳社其亳鄭元以為偃師皇甫謐以為梁國穀熟縣或云濟陰亳縣說既不同未知誰是

八責公卿不能和吉言于百官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責公卿不能和喻百官是自生毒害正義曰百姓既是百官和吉言者又在百官之上知此經是責公卿不能和喻善言於百官使知樂遷也

九 自作弗靖謂自為非謀

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我刑戮汝非我咎也靖謀也是汝自為非謀所致正義曰靖謀釋詁文告民不從者非善謀也

十功臣配享謂烝嘗禘祫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大享烝嘗也所以不掩汝善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也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礿祠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祠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是

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内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為大嘗知此不以烝嘗時為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惟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近代以來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

十一 近代功臣時祭不配毀廟亦止

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

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其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

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也

十二 鄭氏天子諸侯禘祫之數未知孔意

王制云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

祫嘗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惟時祭其

夏秋冬既為祫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惟作祫

不作時祭秋冬先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

三年一祫在秋五年一禘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

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孔意如何

十三盤庚見都河北作惟南涉河之法

盤庚於時見都河北欲遷向河南作惟南渡河之法欲用民徙乃出善言以告曉民之不循教者大為教告用誠心於其所有之衆人於時衆人皆至無有褻慢之人盡在於王庭盤庚乃升進其民延之使前而教告之鄭元云作渡河之具王肅云為此思南渡河之事此傳言

南渡河之法皆謂造舟船渡河之具是濟水先後之次
思其事而為之法也
十四臭厥載謂臭敗香穢皆為臭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言不徙之害如舟在水中流不
渡臭敗其所載物正義曰臭是氣之别名古者香氣穢
氣皆名為臭易云其臭如蘭謂香氣為臭也晉語云惠
公改葬申生臭徹於外謂穢氣為臭也下文覆述此意
云無起穢以自臭則此臭謂穢氣也肉敗則臭故以臭

為敗

十五 勸憂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不從則憂來衆是自勸勵以憂愁之道

十六 言湯勞爾先則此所責者世臣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正義曰愛之能勿勞乎是勞為愛也追言湯勞汝先則此所責之臣其祖於成湯之世已在朝廷世仕王朝而不用已命故責之深也

十七 陳為久古者塵陳同

失于政陳于玆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崇重也今既失政而陳久于此而不從湯必大重下罪疾於我曰何為虐我民而不從孚孫炎曰陳居之久久則生塵矣古者塵陳同也故陳為久之義

十八 顛越不恭暫遇姦宄

左傳僖九年齊桓公云恐隕越於下文十八年史克云弗敢失墜隕越是遺落廢失之意故以隕墜不恭為不

奉上命也暫遇人而劫奪之謂逢人即劫為之無已成
十七年左傳曰亂在外為姦在內為宄是劫奪之事故
以劫奪解其姦宄也

十九 劓殄謂割絕易種相染易
五刑截鼻為劓故劓為割也育長釋詁文不吉之人當
割絕滅之無遺長其類謂早殺其人不使得生子孫有
此惡類也易種者卽今俗語云相染易也惡種在善人
之中則善人亦變易為惡故絕其惡類無使易種於此

新邑也

十二　永建乃家謂賜族命氏

永建乃家正義曰長立汝家謂賜之以族使子孫不絕

左傳所謂諸侯命氏是也王朝大夫天子亦命之氏故

云立汝家也

廿一　既遷殷邱云罔罪爾衆與之更始

盤庚既遷至殷地定其國都處所乃正其郊廟朝社之

位又屬民而聚之安慰於其所有之衆曰汝等自今以

後無得遊戲怠惰勉力立行教命今我其布心腹腎腸輸寫誠信歷徧告汝百姓於我心志者欲遷之日民臣共怒盤庚盤庚恐其怖懼故開解之今我無復罪汝衆人我既不罪汝汝無得如前共為忿怒協比讒言毀我一人恕其前愆與之更始也

卅奠居鄭謂里宅孔云王宮

鄭元云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乃正宗廟朝廷之位如鄭之意奠厥攸居者止謂安民之居豈先令

民居使足待其餘剩之處然後建王宮乎若留地以擬

王宮即是先定王居

廿三先王適于山降去凶德

先王至此五邦不能盡知其地所都皆近山故總稱適

于山也易坎卦象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徙必依山之

險水鹹鹵民居墊隘時君不為之徙即是凶惡之德其

徙是下去凶惡之德立善功於我新遷之國也言下者

凶德在身下而墜去之

廿四 鄭王以鞠為養與孔訓窮異

以恭為奉人有向善而心不浹志故美其人能果敢奉用進進於善者言其人好善不倦也鞠訓為窮鞠人謂窮困之人謀人之保居謂謀此窮人之安居若見人之窮困能謀安其居愛人而樂安存之者則我式序而敬之詩曰式序在位言其用次序在官位也鄭王皆以鞠為養言能謀養人安其居者我則次序而敬之與孔不同

廿五 孔以百工為百官皇甫百工寫形象

以工為官見其求者衆多故舉百官言之使百官以所夢之形象經營求於外野皇甫謐云使百工寫其形象則謂工為工巧之人與孔異也

廿六 傅巖在虞虢之界說代胥靡築護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晉灼漢書音義云胥相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肖似似所

夢之形正義曰殷本紀又云武丁得說舉以為相遂以傅險姓之號曰傅說鄭云得諸傅巖高宗因以傅命說為氏案序直言夢得說不言傅或如馬鄭之言如高宗始命為傅氏不得舊何氏也皇甫謐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之而來且云我徒也姓傅名說天下得我者豈徒也哉武丁悟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懽說也天下當有傅我而說民者哉明以夢視百官百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衣

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巖謂之傅說

廿七 皇甫謐傅會傅巖之夢

案謐言初夢卽云姓傅名說又言得之傅巖謂之傅說其言自不相副謐惟見此書傅會為近世之語其言非實事也

廿八 明王順天道建邦猶日月星辰之等

天有日月照臨晝夜猶王官之伯率領諸侯也北斗環

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於四方猶諸侯為天子守土也天象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天道以立國設都也立國謂立王國及邦國設都謂設帝都及諸侯國都

廿九 古甲冑用犀兕後世鍪鎧用鐵

惟甲冑起戎甲鎧冑兜鍪也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正義曰經傳之文無鎧與兜鍪蓋秦漢已來始有此名傳

以今曉古也古文之甲冑皆用犀兕未有用鐵者而鍪鎧之字皆從金蓋後世始用鐵耳口之出言為教令甲冑興師乃用之言不可輕教令易用兵也易亦輕也安危在出令令之不善則人違背之是起羞也靜亂在用兵伐之無罪則人叛違之是起戎也

三十 衣裳不可妄加干戈不可輕用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言服不可加非其人兵不可任非其才正義曰非其人非其才義同而互文也周

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鄭云一命始見命為正吏受職治職事也列國之士一命王之下士亦一命再命受服受元冕之服列國之大夫再命王之中士亦在命然則再命已上始受衣服未賜之時在官之篋笥也甲冑干戈俱是軍器上言不可輕用兵此言不可妄委人雖文重而意異也

卅乙 啓寵則自納輕侮

無啓寵納侮開寵非其人則納侮之道正義曰君子位高益恭小人得寵則慢若寵小人則必恃寵慢主無得開小人以寵自納此輕侮也開謂君出恩以寵臣納謂臣入慢以輕主據君而言開納以出入為文也

卅二 黷于祭祀之戒為祀豐于昵而發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祭不欲數數則黷黷則不敬事神禮煩則亂而難行高宗之祀特豐

數近廟故説因以戒之正義曰孔以高宗肜日祖已訓
諸王祀無豐于昵謂傅説此言為彼事而發故云高宗
之祀特豐數於近廟故説因而戒之

卅三 甘盤於高宗時有大功

王曰來汝説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學先王之道甘盤殷
賢臣有道德者正義曰舊學于甘盤謂為王子時也君
奭篇周公仰陳殷之賢臣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然
則甘盤於高宗之時有大功也上篇高宗免喪不言卽

求傅說似得說時無賢臣矣盖甘盤於小乙之世以為
大臣小乙將崩受遺輔政高宗之初得有大功及高宗。
免喪甘盤已死故君奭傳曰高宗即位甘盤佐之後有
傅說是言傅說之前有甘盤也但下句言既乃遯于荒
野是學說乃遯非即位之初從甘盤學也

卅四 遯野宅河孔謂小乙使高宗居民間

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既學而中廢業遯居田野河
洲也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正義曰

初遯田野後入河洲言其徙居無常也無逸云其在高
宗時舊勞於外爰曁小人言其父欲使高宗知民之艱
苦故使居民間也於時蓋未為太子殷道雖質不可既
為太子更得與民雜居
卅五鄭不見太甲篇故云伊尹太甲時曰保衡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保衡伊尹也作起正長也言先
世長官之臣正義曰保衡阿衡俱伊尹也君奭傳曰伊
尹為保衡言天下所取安所取平也鄭箋云阿倚衡平

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也故以為官名又云太甲時曰保衡鄭不見古文太甲云不惠于阿衡故此為解孔所不用計此阿衡保衡非常人之官名蓋當時特以此名號伊尹也

卅六 雊雉升鼎耳孔謂不聰劉鄭不明

洪範五事有貌言視聽思若貌不恭言不從視不明聽不聰思不睿各有妖異興焉雉乃野鳥不應入室今乃入宗廟之内升鼎耳而鳴孔以雉鳴在鼎耳故以為耳

不聰之異也洪範五行傳云視之不明時則有羽蟲之
孽聽之不聰時則有介蟲之孽言之不從時則有毛蟲
之孽貌之不恭時則有鱗蟲之孽思之不睿時則有倮
蟲之孽先儒多以此為羽蟲之孽非為耳不聰也漢書
五行志劉歆以為鼎三足三公象也而以耳行野鳥居
鼎耳是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也鄭云鼎三公象
也又用耳行雉升鼎耳而鳴象不明天意若云當任三
公之謀以為政劉鄭雖小異其為羽蟲之孽則同與孔

意異詩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說文云雊雄雉鳴也雷
始動雉乃鳴而雊其頸

卅七 周繹商肜祭之明日復祭

釋天云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
繹復祭也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
有事於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之旦日之享
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小雅因繹祭而本之上
世故先周後商此以上代先後故與爾雅倒也釋天又

云夏曰復胙郭璞云未見所出或無此一句孔傳不言
夏曰復胙於義非所須或本無此事也儀禮有司撤上
大夫曰儐尸與正祭同日鄭康成注詩鳧鷖云祭天地
社稷山川五祀皆有繹祭

卅八 祖己首言降秊秊者人之所惕
民有貴賤貧富愚智好醜不同多矣獨以夭壽為言者
鄭元云年命者惷愚之人尤惕焉故引以諫王也惕貪
也洪範五福以壽為首六極以短折為先是年壽者最

是人之所貪故祖己引此以諫王也

卅九 周以乘黎見咎鄭謂因斷訟及三代

易繫辭云無咎者善補過也則咎是過之別名以彼過而憎惡之故咎為惡也以其勝黎所以見惡釋其見惡之由是周人勝黎之後始惡之詩毛傳云乘陵也乘駕是加陵之意故乘為勝也鄭元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又三伐皆勝而始畏惡之所言據書傳爲說伏生書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

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耆即黎
也乘黎之前始言惡周故鄭以伐邘伐密須伐犬夷三
伐皆勝始畏惡之武成篇文王誕膺天命九年乃崩則
伐國之年不得如書傳所説未必見三伐皆勝始畏之
四十 受紂因音亂故字改時未有謚
此及泰誓武成皆呼此君為受自外書傳皆呼為紂受
即紂也音相亂故字改易耳殷本紀云帝乙崩子辛立
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鄭元云紂帝乙之少子名辛帝

乙愛而欲立焉號曰受德時人傳聲轉作紂也史掌書知其本故曰受與孔大同謚法云殘義損善曰紂殷時未有謚法後人見其惡為作惡義耳

四乙 雍州伯東西二伯此鄭王二說

鄭元云西伯周文王也時國於岐封為雍州伯也國在西故曰西伯王肅云王者中分天下為二公摠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為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兩說不同孔無明解下傳云文王率諸侯以事紂

非獨率一州之諸侯也論語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謂文王也終乃三分有二豈獨一州牧乎且言西伯對東為名不得以國在西而稱西伯也蓋同王肅之說鄭元云入紂圻內文王猶尚事紂不可伐其圻內所言圻內亦無文也

四二 孔傳文王內秉王心 孔疏云貌事紂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文王率諸侯以事紂內秉王心紂不能制今又克有黎國迫近王圻

故知天已畢訖殷之王命言將化為周正義曰襄四年

左傳云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共事紂也

貌雖事紂内秉王心布德行威有將王之意

四三 微子紂兄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

殷既錯天命錯亂也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二師而去

紂正義曰殷紂既暴虐無道錯亂天命其兄微子知紂

必亡以作言誥告父師箕子少師比干史敘其事而作

此篇也

四四 鄭云微在圻内王謂微子入為卿士

微子微圻内國名子爵為紂卿士去無道正義曰微國在圻内先儒相傳為然鄭元以為微與箕俱在圻内孔雖不言箕亦當在圻内也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微子名啓世家作開避漢景帝諱也

四五 微子衍亦稱微猶虞叔祭叔同兄氏

啓與其弟仲衍皆是紂之同母庶兄史記稱微仲衍衍

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如春秋之世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微子若非大臣則無假憂紂亦不必須去以此知其為卿士也

四六比干紂諸父箕子名胥餘不知何親以畢命之篇王呼畢公為父師畢公時為大師也周官云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家語云比干官則少師少師是比干知太師是箕子也徧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

餘不知出何書也家語云比干是紂之親則諸父知比
干是紂之諸父耳箕子則無文宋世家云箕子者紂親
戚也止言親戚不知為父為兄也鄭元王肅皆以箕子
為紂之諸父服虔杜預以為紂之庶兄既無正文各以
意言之耳

四七 少師為孤卿以三孤六卿共為九卿

周官以少師為孤此傳言孤卿者孤亦卿也考工記曰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是三孤六卿共為九卿也比干不

言封爵或本無爵或有而不言也

四八 沈湎若沈於水酗醟醉而發怒

人以酒亂若沈於水故以耽酒為沈也湎面善反然是齊

同之意詩云天不湎爾以酒鄭云天不同汝顏色以酒

是湎謂酒變面色湎然齊同無復平時之容也說文云

酗況具醟詠也然則酗醟一物謂飲酒醉而發怒

四九 再呼父師少師告以顛隮何其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我念殷亡發

病生狂在家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今爾無指
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汝無指意告我殷邦顛隕隮墜如
之何其救之正義曰微子既言紂亂乃問身之所宜止
而復言故別加一曰父師少師更呼而語之也我念殷
亡之故其心發疾生狂吾在家心内耄亂欲遜遯出於
荒野今汝父師少師無指減亡之意告我云殷邦其隕
墜則當如之何其救之乎恐其留已共救之也狂生於
心而出於外故傳以出狂為生狂應璩詩云積念發狂

癡此其事也

五十 家耄遯荒猶詩人出遊寫憂

在家思念之深精神益以耄亂鄭元云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欲遯出於荒野言愁悶之至詩云駕言出遊以寫我憂亦此意也

五乙 攘犧牷牲用無罪之者言政亂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自來而取曰攘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

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

五二自靖謂各自謀行其志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各自謀行其志人人自獻達于先王以不失道我不顧行遯言將與紂俱死所執各異皆歸於仁明君子之道出處默語非一途

五三諮二人而一人答心同鄭云少師不答

諮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省文也鄭云少師不答志在必死然則箕子本意豈必求生乎身若求生何以不去

既不顧行遯明期於必死但紂自不殺之耳若比干意異箕子則別有答安得默而不言孔解心同是也微子帝乙元子微子之命有其文也父師呼微子爲王子則父師非王子矣鄭王等以爲紂之諸父當是實也

五四 荒殷邦者紂而云天毒降災

正義曰荒殷邦者乃是紂也而云天毒降災故言天生紂爲亂本之於天天毒下災也

五五 漢魏以來律盜郊廟物皆死

禮天曰神地曰祇舉天地則人鬼在其間矣故揔云盜
天地宗廟牲用也訓將爲行相容行食之謂所司相通
容使盜者得行盜而食之大祭祀之物物之重者盜而
無罪言政亂甚也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
之物無多少皆死為特重故也

五六 箕子欲以死諫紂而詔微子出

正義曰有災與淪喪一事而重出文者上言商今其有
災我興受其敗逆言災雖未至至則已必受禍此言商

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豫言殷滅之後言已不事異姓辭有二意故重出其文我無所爲臣僕言不能與人爲臣僕必欲以死諫紂但箕子之諫值紂怒不甚故得不死耳我教王子出合於道保全身命終爲殷後使宗廟有主享祀不絕是合其道也

五七啓衍紂同母而生時爲妾爲妻異

正義曰刻者傷害之義故爲病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啓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改而爲妻後

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於時箕子蓋謂請立啓而帝乙不聽今追恨其事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爲太子而帝乙不肯我病子不得立則宜爲殷後

尚書要義卷第九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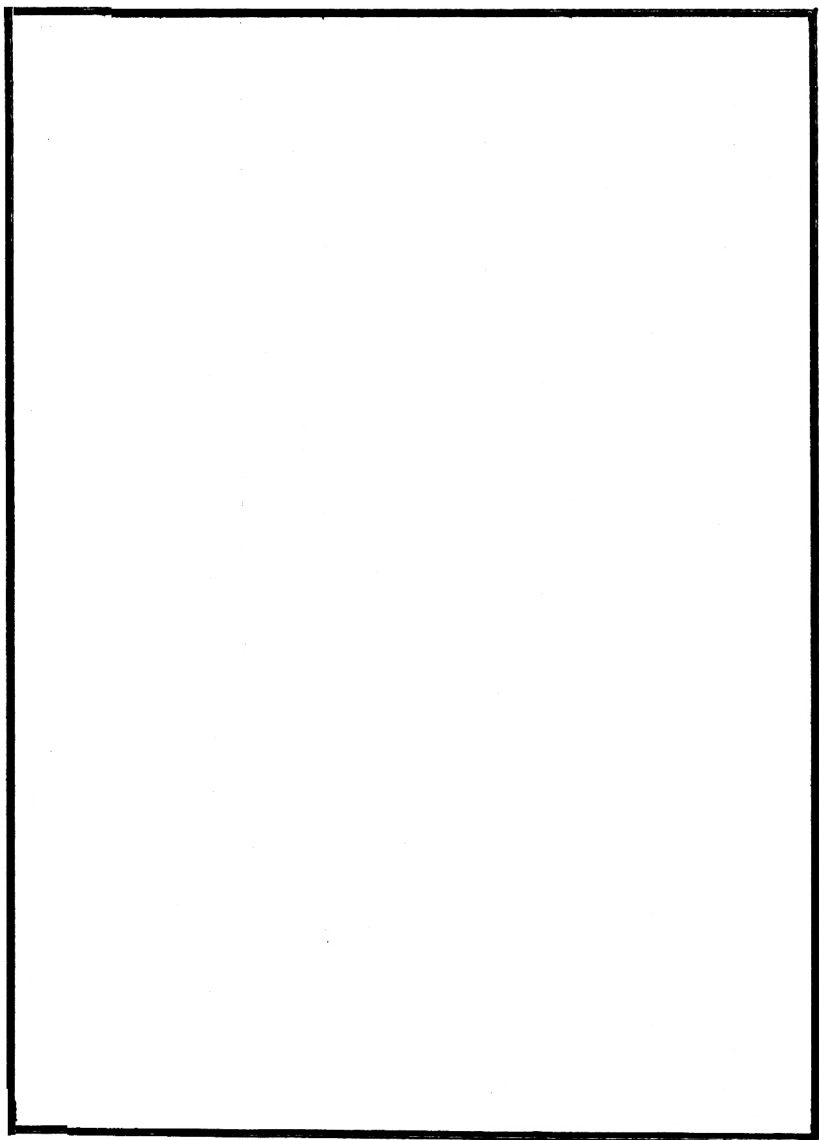
江蘇古籍出版社






詩義指南一卷提要

宋段昌武撰昌武字子武廬陵人官朝奉郎是編諸家目錄均未收錄惟見朱彝尊經義考昌武又有叢桂毛詩集解讀詩總說二書此冊彝尊謂為舉業發題而作自關睢以至鳧鷖或取詩中一章一節發其義語簡而深義約而盡自篤公劉以下惜未之及耳



詩義指南一卷宋史藝文志暨諸家藏書目俱未之載康熙甲子五月購之慈仁寺按段氏字子武盧陵人官朝奉郎有叢桂毛詩集解三十卷惜未見其全書此則爲舉業發題作也竹垞朱彝尊識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

國風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雎

物之和者以類而相處人之賢者以類而相從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覃

即時物而叙其勤勞之始不自有其貴者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

為絺服之無斁

取物以為用固足見貴者之勤愛物於必用

尤足見貴者之儉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兔罝

即微事而知人才有用於國此聖人德化之

盛也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

事之微者皆有以用其敬則人之賢者皆有

以衛其君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知賢人之處事有以盡其心則知賢人之事

君有以同其德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趾

即物之瑞者可以興人之仁歎人之仁者可

以為物之瑞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采蘩

即物之微雖若生於至賤之所因人之敬斯

可用於至貴之所

于以采蘋南澗之濵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采蘋

物之供祭者其地固非一人之奉祭者其心

貴能一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甘棠

因物有以感乎人愛人有以及乎物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

君子服之有常固可貴君子德之有常尤可

貴

彼茁者葭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騶虞

諸侯之推其仁有以及庶物故詩人之詠其仁足以為瑞物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

為君子者不可以不脩身無私心者不容於不獲福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旄丘

怨乎人者若有以致其疑恕乎人者復有以釋其疑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

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之方中

因天時以定居其謀之審固可貴因地利以植物其謀之遠尤可貴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干旄

在上而求夫賢既能忘其貴為賢而答夫上必能盡其道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淇奧

即生物所以興夫德之盛即治物所以興夫學之脩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君子之德既有以著於身則君子之德常有以在乎人

瞻彼淇奥緑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

地之美者觀物類而可知德之美者觀服飾而可知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

即物以喻君子學精而質美此詩人善言德行也

觀君子為學之精斯可觀君子生質之美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

賢者之心惟不知隱處之憂故不忘獨處之樂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隱居之地賢者之自處常有餘故獨居之樂

賢者之自誓無不足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隱居之際賢者雖不得行於時獨居之樂賢

者亦不求聞於時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緇衣

服食居處姑以寓好賢之辭而未足以盡好

賢之意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

知君子之身美其服當知君子之心安於理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觀君子之才有以稱其服當觀君子之心可

以正於國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知君子服之美當知君子德之美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雞鳴

因聲而告其君固知失乎物之實以勤而戒

其君當知出乎人之誠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告君之辭固出於天時之疑似戒君之辭實出於賢妃之忠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 伐檀

君子之所為於世雖無所遇君子之所志於世終無所求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

樂而能戒常不忘意外之患故樂而有節常不失君子之福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　采苓

取物者固若有其地聽言者未必有其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車鄰

君臣之情能相親則可相樂矣

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溫其如玉　小戎

出師固貴乎武備之修尤貴乎德性之美也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終南

地之厚者斯有以養夫物君之賢者斯有以

稱其服

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人君之賢有以稱其服之美斯可獲乎福之多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無衣

有無能以相通則患難足以相助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渭陽

愛親之情見於愛親之似故餞之之禮厚也

愛其親者既不厭其勞故贈其親者亦不計

其賁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愛其所親存於心者無窮贈其所親寓於物者有限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衡門

賢者之樂存於中故賢者之樂寓於外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

為君者惟致飾於外愛君者常不忘於中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 鳲鳩

物類之有常固出於天性君子之有常亦出
於天性

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君子存於已者有常德故飾於外者有常制

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君子之常德自心而著於身自身而推於天
下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君子以德化人則足以得壽矣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下泉

天之潤物必有其澤君之惠下必任乎賢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

田畯至喜 七月

惟民之務農各有以戒其事則上之重農自

有以動乎情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

柔桑

時物之美固足為常情之樂風化之美已豫
為終歲之憂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為公
子裳

時物之貴勤於務本固可貴忠愛之至勤於
奉上尤可貴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
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風化之厚思患豫防固可貴奉上有禮尤可

貴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

天序之運行不已人事之勤勞亦隨時而不已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因日用之極其儉見風俗之極其美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安居之事固不可以少息養生之事尤不可以少緩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

農功畢而樂於奉上民俗之至厚也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古人奉君之禮雖薄愛君之意則厚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鴟鴞

先時而備患有國者所當知也

小雅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鹿鳴

即物固所以喻賢者之和舉樂尤所以盡賢者之和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君之待賢既有以盡其燕樂之情則賢者之愛君斯可以盡其忠告之益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

君能尊賢則賢者之德足以為人之法矣

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君之親賢固貴乎能敬君之樂賢尤貴乎能

久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皇皇者華

因物類之有光思臣職之未稱此使臣所以

深知使臣之心也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懷靡及我馬

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觀草木之美固當盡心以副君之意因感儀之美尤當盡力以達下之情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常棣

觀物類既有以遂其天性則人心當有以念其天倫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知禮文之盛固可樂倫義之重尤可樂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伐木

人事之難所當求其同力物情之和亦必求
其同類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
人矣不求友生
即物之有聲固知同氣之相求即物以喻人
常資同力之相助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
聽之終和且平
物之與人各盡其相與之情則神之於人必

賜以無窮之福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
不來微我弗顧

知舉重者當藉其力於人則知睦親者當盡
其禮於已

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

盛禮以睦乎親亦惟盡乎先施之道而已

禮人而不荅亦惟反其敬而已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

任之重者當有以資於人禮之盛者當有以

篤於親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

暇矣飲此湑矣

燕樂之具固貴乎隨時燕樂之意尤貴乎及

時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

多益以莫不庶 天保

人臣願君獲福之多不自知其立言之詳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

遐福維日不足

臣之願君必有至美之德則天之錫君必有

至多之福

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君之格乎天者無不善故天之福其君者無

或已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

之方至以莫不增

願天降福於君而不一故即地以喻其福之

不一此臣之所以愛君也

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

卜爾萬壽無疆

君子祀神既無時而不致孝則神之報君必

無時而不降福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

百姓徧為爾德

愛君之至既願神之錫君以福尤願民之助君為德也知君之所以獲福於神當知君之德化徧及於民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知民之全乎天而不移於外物則知民之法乎君而能充其常性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既即天象以喻君之得福復即地勢以喻君

之得壽此愛君之至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采薇歌時物之異閔行役之勞此賢君所以遣戍役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出車治外之政固當修事上之義尤當明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大臣有以受其命於君斯可以壯其威於外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因時物之異有以感行役之勞歌時物之異

所以慰行役之勞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

獲醜薄言還歸

時物之美固可樂武功之成尤可榮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 魚麗

人之取物固所以備燕禮之盛人之有德斯

足以為燕禮之美

知禮之因物而後行當知物之因人而後重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燕享之盛固足以見君子之禮物類之盛亦足以見君子之仁

觀君子之用物以禮當觀君子之成物以仁

南有嘉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燕享固貴乎得物之美尤貴乎得人之賢

觀君子取物之不一尤當觀君子取人之不

輕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因物類相依之固知賢者相與之深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觀物類之會集則賢者之相與無已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

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臺

觀微物之得地各有以遂其生則知善人之

立國當有以獲其福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地之生材足以重夫地國之生材足以重夫
國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
地利以生材為美國家以得人為美
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知君子有美德既足以榮其國則君子有美
德宜足以福其身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

君子德音不已

地之至厚者則其生物必盛賢之可依者則

其修德必盛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

地之美者足以養物人之賢者足以養民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

君子德音是茂

地之生物者其類不一賢之獲福者其德不

薄

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好賢之至者非惟願福之及其身尤願福之
及其後也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
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蕭
天之澤乎物使之有以遂其生君子樂乎臣
使之有以獲其福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
宜弟令德壽豈

賢君即物而致其愛臣之德必顧其有德而足以受福也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沖沖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物生之盛者既多受天之澤德容之盛者宜多受天之福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湛露

君之燕臣時之愈久則相與之情愈深也

觀君臣燕樂之久知君臣交際之深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君臣之燕雖似乎樂之過君臣之燕實貴乎禮之成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君之燕其臣固以時之久為貴臣之事其君尤以德之美為貴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物生於地固貴乎有成臣燕於君尤貴乎無失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

物之貴者人君固不可以輕於賜臣之賢者人君亦不可以靳於賜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人君有可貴之物固未嘗輕於賜人君有可好之臣亦未嘗吝於賜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

物之所生必得乎地之美禮之所施必得乎
人之賢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知物之在地自有以遂其生則知人之見賢
自有以盡其樂
物之得夫地遂其天性之自然人之好夫賢
出於天性之本然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生物之賢者於地實有所託好賢之至者於

已若有所得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觀物之託乎地者無所止則知心之悅乎賢者有所止

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六月

知臣能立威而有以敬於心則知臣能立功而有以安其上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大臣成功而受賜尤當不忘其立功之勞也

賢君所賜固足為成功之喜詩人所詠不敢
忘立功之勞
飲御諸友炰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燕大臣之禮固貴乎備物為大臣之榮尤貴
乎得人
燕享之禮固不可無其具燕享之榮尤不可
無其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
三千 采芑

取物為用而無損於民此君子之善御衆也

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

武事之用必能任乎賢人則軍容之盛必見稱於詩人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觀物而知所止可以美賢臣馭衆之有節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車攻

賢君之武備固貴乎修尤貴乎所適有常所也

賢君之修武備固可喜賢君之繼前業尤可喜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賢君之武備既貴適常所而修常禮也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因狩獵而用衆固以威為貴尤以肅為貴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中興之際固貴乎儀物之盛尤貴乎人心之合
儀容以盛為貴人心以合為貴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狩禮之講固貴乎備器械人心之合尤貴乎知君臣
武備修而蒐狩之禮講人心合而君臣之禮明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狩獵之際車馬之既備固可美人事之既備
尤可美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馭衆以有法為美自奉以有節為美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以君子展也大成
知人臣有法以馭衆當知人臣有法以成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 吉日
擇狩獵之地固貴乎庶類之盛舉狩獵之禮

尤貴乎大義之明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知狩獵之可樂尤當知養賢之可樂也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庭燎

人君能致勤乎視朝之時則人臣亦不失乎來朝之禮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 沔水

即物固可知有所尊即物亦可以知所止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鶴鳴

詩人即物以誨乎君則知誠不可掩理無定在也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物之美者當知其惡物之惡者亦當知其美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白駒

賢者之遠引固可慼賢者之暫畱尤可喜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
優遊勉爾遁思
惟愛賢之意常願其見於仕故戒賢之辭惟
恐其終於隱
賢者之出仕宜當受其福賢者之終隱正當
以爲戒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

愛賢之至既有以及乎物思賢之至猶欲以
聞其言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愛賢者姑即物以盡其情思賢者因即物以
喻其德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
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斯干
地埶之善固足以為居宅之固人情之和尤
可以為保家之安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知賢君有繼其先之心則知賢君有處其家之樂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人之築室固欲以安其居人之有德斯可以安其居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賢君成物之多本不可以計其數詩人詠物之多有不容外其數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吉兆之所先似若不可知人事之所推實則有可知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節南山

地之高者固為人之所見位之高者尤為人

之所望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

大臣之位居乎上既有以重於國大臣之職盡乎下乃所以輔其君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小宛

知類之異者既可教則知類之同者宜當教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大東

道體非難知也君能行運即我皆見道矣

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小明

原闕

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以侑以介景福 楚茨

原闕

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人能著夫誠以祀夫先神必饗其誠而報之

福

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

介福萬壽攸酢

惟人之致敬能無窮故神之賜福亦無窮

人之致祭既有以善其終則神之賜福常有

以保其終

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

祀禮既潔又能盡乎誠則神意可感必能賜

以福

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人之事神無一事之不敬則神之報人無一

事而不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

祀神之禮終能以盡其誠則道神之意若有

以監其誠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

知燕飲之樂將有以繼夫神之福當知燕飲

之禮必有以利夫人之心

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

禮之及乎人固足以得人之敬禮之格乎神

尤足以得神之福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

我理南東其畝 信南山

觀地勢而思前聖之功必因地勢以為後人

之利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

霑既足生我百穀

天之養夫物者既不一故物之遂其天者亦
不一
澤之出乎天者雖不一其生物之仁則一也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曽孫之穡以為酒食畀我
尸賓壽考萬年
既服田而穫至多之利又當薦祀而祈無窮
之福也
中田有廬疆埸有瓜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曽孫
壽考受天之祜

地之所生物雖微而可薦誠之所感壽必多
而獲福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
其毛取其血膋
祀先之物固貴乎無不備祀先之事尤貴乎
無不敬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
介福萬壽無疆
惟祀其先者所著無非誠故格其先者所得

無非福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甫田

食祿之多而不忘本此古之賢公卿也

地之所有既取其所有歸於己利之所餘當

推其所有以及人

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在民固當勤勞以養其生在上尤當選拔以

成其德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

之慶

養生固出於地利之美尤出於農民之福也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賢者之祿無非出於農賢者之心不敢忘乎農

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大田

惟治地之勤有以盡其下之力故生物之美

有以順其上之心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天之降澤理本無所私民之愛上辭若有所

私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

伊寡婦之利

農功成而不盡其利欲與人同其利也

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

景福

上之愛民本為其民而致禱民之愛上常願其上之得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瞻彼洛矣

地勢之壯既可以令乎人君德之賢斯可以集其福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見地勢之盛可以行會同之理愛君德之美所以致頌祝之辭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

知生物相依之美則知君臣相與之情

知君之見夫物而美其盛當知君之悅夫臣而美其賢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知君子之才見乎外當知君子之德蘊於中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桑扈

物之微者天既賦之以文采臣之賢者天必
錫之以休福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物之微者既備一身之錦人之賢者當為諸
侯之蔽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
臣有藩衛之功固足為諸侯之法臣有謙謹
之德尤足以隆一已之福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君臣燕樂而能敬福在其中矣

享禮之盛固所以受君之寵持心之謙尤足

以致天之福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鴛鴦

觀物類無心於所遇則知賢俟無心而獲福

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觀物類之安所止常有以防患則知君子之

得壽自有以獲福

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物類既受其養於人賢君必受其福於天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 頍弁

觀威儀之盛其人若可異同燕禮之盛其人

非有異

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燕樂之禮固貴乎極其盛燕樂之情尤貴乎

睦其親

蔦與女蘿施于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
君子庶幾說懌
知物有相依之理則知人有相愛之情
觀物之異者其類能相依則知人之親者其
情必相愛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
和旨飲酒孔偕賓之初筵
燕享之初固當一於敬燕享之盛尤當一於
敬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
燕禮固貴乎盛燕禮尤貴乎敬
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
燕禮固所以合人之情射禮尤所以觀人之
德
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合射之禮固貴乎各舉其事尤貴乎各立其
志也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衎列祖以洽百禮

奉其先者固貴乎樂之和樂乎先者尤貴乎

禮之備

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人之致祀既有以盡其禮神之錫福必有以

及其後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魚藻

知物類之居其所無事而遂其生當知聖君

之居其所無為而遂其樂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 采菽

物之可用者尤備其所以取臣之可敬者當
思所以與
君子来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
予之元袞及黼
朝覲之禮既修賢侯固已盡其職頒賜之禮
雖備賢君猶未滿於心
臣之事君其禮固所當盡君之報臣其意常
恐未盡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

地之美者物類固可取臣之賢者威儀尤可愛

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屆

瞻君子之儀於將至者賢君好賢之至也

備威儀而来朝者臣之事其君瞻威儀於来朝者君之愛其臣

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禄申之

臣之有美德固為君之所任尤為天之所福

知賢侯足以受君之重任則知賢侯足以受

君之重賜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

惟賢侯足以為國之重故賢侯足以為天所福

惟賢侯為君所恃者非輕故賢侯為天所福者非一

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美德之臣固為天所福尤為賢所親

樂只君子福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觀賢侯感其君而獲福亦無心而致然也

賢侯之獲福雖出於有德賢侯之致福非出於有心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角弓

觀物勢不能免於變則人情不可使之變

物理固有變其常人道則當保其常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人士

君子之著乎外者固足以異乎人君子之主

於中者尤足以感乎人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黍苗

知物之美者既受澤于天則知民之勞者當受恩於人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使民雖勞而各期于成功此必大有以得民心也

君之使民雖有以勤其力民之愛君皆欲以成其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君之勤民其任事者雖不同民之愛君欲成

功者無不同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觀賢臣能治其事當觀賢臣善御其衆

成事功而安衆心此任賢臣之力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治地者賢臣之職望治者賢主之心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隰桑

地之美者足以致生物之盛德之賢者足以得人心之喜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好賢之至形之於言雖不足存之於心則有餘也

有兎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瓠葉

燕禮不棄乎物之微惟取乎情之厚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

知前人在天之神既可美則知後人受天之
命有所繼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觀一代之主國而天之眷命有其始當觀一
人之明德而天之降命適其宜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知一代之所以得乎天當知一人之有以格
于天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聖人之德著乎外者不已故聖人之福垂於後者亦不已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聖人之福及乎後者無窮聖人之德及乎後者亦無窮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觀聖人之後而謀之盡善當觀聖人之國生才之皆善

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人才之所鍾固足為地勢之重人才之所聚
亦足為聖人之重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
知聖人之德不已當知聖人之敬不已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上天之事難知聖人之法易信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 大明
言天人相與之可見固所以勉其君言天人
相與之難保亦所以戒其君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聖人存心以敬則足以事天而獲福矣

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惟聖人之德既足以得天眷則聖人之德足以得人心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緜

擇地而驗其物謀諸人者未敢以自信擇地而及乎時居乎人者未敢以自疑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居乎人者既兼乎地利養乎人者必兼乎人事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患之難至聖德自有以聞於人物之可驗聖人自有以服乎人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

禦侮

言人才之不一而致辭亦不一所以深美得人之盛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棫樸

物之盛者自為人之所取德之盛者自為人之所附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德之盛者當得其臣之助人之賢者當得其君之用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器之濟險者人不期而盡力君之有德者人

不期而盡情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天象成文既有以著於上聖人獲福復有以

化其下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知聖人所以作養人才則知聖人之所以經

綸天下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旱麓

地之厚者物不期而自盛性之美者福不期

而自至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器之貴者必受於珍味德之美者必受於盛

福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觀物類各適其自然之性可以觀聖人化民

之道矣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備物而祭必受其福可以觀聖人之德矣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物之盛者自為人所用德之美者自為福所

歸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觀物有相依之勢則知聖人所以得福之道

矣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 思齊

聖人之順乎神必有其道聖人之化夫民必有其序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聖人之盛德固非因人而有損聖人之至善亦非因人而有益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觀君子之德有成而學者有以進於德當觀前聖之德不已故一時皆有以美其德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皇矣

天之監下雖若有以威夫民天之監之實則

求以定乎民

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托天意而言建國此詩人善言聖人之得之

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

天之所監即其物可以觀乎人心天之所立

即其地可必生乎賢君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

維聖人之心與天無間故聖人之德與人無間

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惟後聖之德無愧於前人故上帝之眷有餘於後人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託天命以為戒知聖人之心無所欲託地勢以為喻當知聖人之道有所極

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聖人之用威所以止夫暴聖人之獲福所以應夫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来 靈臺

用民力者興功雖若難得民心者成功非必難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

靈沼於牣魚躍

聖德之所及雖物類各適其性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觀民心樂聖人之樂音當觀民心樂聖人之

道化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知樂音之序所樂在乎道則知音樂之和所

任得其人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武

一代之興固係前聖之積累與天為一尤貴
乎後聖能繼之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知繼其先者聖人之德為有終則知合乎天
者聖人之德為可信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知聖人純乎信足以為天下法當知聖人純
乎孝足以為天下法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上下之情相愛足見聖人能明先聖之事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賢君能繼前人之迹則可久而得福矣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惟聖人得天之眷則足以得人之喜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有聲

知聖人之仁闢足以徧天下當知聖人之仁足以君天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觀聖人之得天有以定天下故聖人之建國足以君天下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建國有制惟以繼志為心此聖人所以君天下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

烝哉

聖人之功既莫明於立國又莫大於立人斯
足盡君道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
烝哉

居京邑之尊既有以推文化則得天下之心
亦足以盡君道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
烝哉

建國邑者貴乎成其謀君天下者尤貴乎盡其道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

觀地之生物知前聖未能無所為觀謀之及遠則知後王可以無所為

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生民

聖人之種植本出乎天性故物類之生植各遂乎天性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
觀聖人有所植人力若有以助其生當觀物
有所出善者自有以遂其生
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
實栗
聖人之於農功亦惟使之自遂其生而已
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
聖人既能成養民之功聖人必當致養民之
報

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

肇祀

聖人因農功而始有國故必因農功而報本

也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

嗣歲

祀神之禮極其備所以致無窮之慮也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祀禮深而物味美其所以格天之易者則非

在乎此也

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

于今

上天之享夫祭非以物味之時聖君之致夫

祭無非敬慎之時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行葦

發微物於初生之際仁厚可知矣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親親之意先有以見乎辭斯可以盡其禮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

儀物之盛雖盡夫親愛之情親愛之深必寓

夫儀物之盛

醓醢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親愛之情固非禮文之能盡必因禮文而後

見也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

合射固所以盡燕樂之情亦所以觀德也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賢君篤親愛之情既燕之以禮復祈之以壽

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

君之厚禮既有以燕其臣臣之老成斯有以

輔其君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古人非徒敬老必願其致力於己相與得福

壽於無窮也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既醉

宗臣受君之賜固以備其禮宗臣祝君之壽

尤顯明其德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期君德之常明託神言以為告此人臣忠愛

之至也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祭祀固貴乎禮文之無不美尤貴乎人情之

無不敬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敬之著乎外神之所美者既盡善敬之垂乎

後神之所予者尢盡善
其允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啓賢君之後必先受天之福予賢君以壽斯
可保天之命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 鳧鷖
觀物之所處而得安其地知祭之所主亦必
安其位
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祭之所薦既因物以寓其誠則祭之所主必

因燕而賜以福

昌武段氏詩義指南終

詩傳註疏









江蘇古籍出版社

詩傳註疏三卷提要

宋謝枋得撰枋得著有疊山文集四庫全書已著錄是書宋史藝文志不載朱彝尊經義考則云已佚惟元人解經如劉瑾詩傳通釋朱公遷詩經疏義胡一桂附錄纂疏徐與喬初學解體中互相徵引而陸元輔云疊山詩傳發明透暢其書為當時所重茲本通計三百零一則分上中下三卷似係後人編輯而成已非原書卷帙攷枋得生丁板蕩故其說詩見志每多小雅憂傷哀怨之思然據理解經亦絕非橫發議

諭若胡安國之春秋傳可比今書中如無衣之與子同仇隱然見高宗南渡之事如皇父之不遺一老輙復刺似道誤國之事至於蓼莪四章尤詳明愷切然則禮之所謂温柔敦厚與論語之所稱興觀羣怨者於枋得實無愧焉

詩傳注疏卷上

弋陽 謝 枋得 君直 著

周南

葛覃

貴為后妃正位乎內供織紝豈無嬪嬙盛服飾豈無文繡有司者治之足矣今也刈葛為絺其事至勞澣衣潔裳其事至細手之而不倦足之而不忘豈樂為福嗇哉將化天下以盡婦道也為人婦者聞后妃知本如此豈不克勤克儉乎豈不盡孝盡義乎故曰一國之事繫一

人之本又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敎國人

漢廣

游女獨行非有師傅範其前法制禁其後也恭敬羞惡之心積於中形於外動容周旋自然中理凜乎不可犯使行道之人愛而敬敬而畏閑其邪窒其欲於人所不知之地是孰使之然哉文王之德本諸身徵諸庶民者盡是矣道化明於上風俗成乎下性不待節而皆善心不待閑而皆良婦人女子生長其間正如堯衢之童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天保之民日用飲食而偏爲爾德

彼亦不自知其行乎天理之中也王道之盛至此極矣

麟之趾

麟之趾之定之角美其仁頌詠其一身之間皆仁也一章曰趾二章曰定三章曰角自下而至於上也

召南

鵲巢

一章曰居鳩居鵲巢夫人始歸其夫家也二章曰方方正也鳩能正鵲之成巢夫人能正其家也三章曰盈鳩生子盈滿其巢夫人子孫衆多而盈其室家也一節深

一節自有次序

采蘩

楚茨之三章曰君婦莫莫爲豆孔庶五章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周禮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主供籩豆由后能清淨篤敬故能爲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吾讀至楚茨證以周禮見王后奉祭祀如此其敬承先祖如此其誠乃知采蘩之職采蘋之法度爲諸侯夫人爲大夫妻者必盡其心矣一毫不敬謂之失職謂之不循法度獲戾於祖考將何辭以見宗廟嗚呼戒哉

夙夜在公　公齋廬之類

草蟲

惙惙憂之深不止於忡忡矣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不止於惙惙矣此未見之憂一節緊一節也降則心稍放下說則喜動於中夷則心氣和平此旣見之喜一節深一節也此詩每有三節蟲鳴螽趯采蕨采薇之時是一般意思忡忡惙惙傷悲之時是一般意思則降則說則夷之時是一般意思

我心則降　降猶今人云放下心也

甘棠

車所稅駕尚思之況休息乎一時休息尚思之況茇舍乎屈折之不可況敢傷壞之乎況敢斫伐之乎思其人一節深一節愛其樹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亦可見其忠厚之至也

羔羊

首章　召南大夫有潔白之操稱潔白之服中心無愧作故外貌有威儀德行可法故容止可觀進退有度委蛇委蛇此泰然自得之貌也使胸中微有愧怍其步趨

非躁則急不遲則速安能委蛇委蛇哉

殷其靁

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此詩人法度也

何彼襛矣

頌人之德多美其車馬衣服多美其宗族兄弟此風人之法度觀碩人韓奕可以觸類而長

邶

綠衣

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嫡妾易位尊卑不明家不齊則
國不治莊姜之心豈但憂一身哉爲君憂爲君之子憂
爲國家後日憂其憂何時能止也

凱風

不怨母而責己孝之至也韓文公文王羑里操曰臣罪
當誅兮天王聖明蘇文忠公詔獄寄弟詩曰聖主如天
萬物春小臣愚闇自亡身皆從此詩變化來見爲子爲
臣忠厚之至

雄雉

初憂其征役而犯難終信其善良而獲福殷靁之婦人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其夫振振然信厚可以保其必早歸矣雄雉之婦人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其夫不忮不求則皆仁義可以保其動與吉會矣二詩末章同一意

末章　胡氏春秋傳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爾詩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不忮則能懲忿不求則能窒欲然後貪忿之兵亡矣

旄邱

叔兮伯兮　叔伯字也

北門

鹿鳴四牡之燕樂出車杕杜之勞來一人之勞苦君無不知一毫之事功君無不報此先王所以體羣臣也千歲治安根本蓋在此也北門之忠臣至於終窶且貧祿不足以代耕矣出則當王事之獨勞入則當政事之煩使室人不能忍饑餓而交徧讁之此人情所難堪者上不怨其君下不怨其家窮而呼天亦無一毫怨尤之辭

此樂天知命之士也有臣如此而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北風

一章曰同行二章曰同歸三章曰同車一節緊一節此風人之法度也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　北風怒而有聲不止於涼矣雨雪霏霏而密不止於雱矣喻禍害愈急也

新臺

籧篨不鮮　籧篨乃惡疾宣公非有此疾國人惡其無

禮義亂人倫故以惡疾比之旣無人道亦非人形也

鄘

君子偕老

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德不稱其服心不如其貌

定之方中

學者誦定之方中觀文公建國之規模可以知衛之旣

亡而復立誦公劉觀公劉建國之規模可以知周之自

微而方興誦綿觀太王建國之規模可以知周之方興

而寢盛精神心術之運動謀猷計慮之深長規模節目

之精密皆可爲來者師也學者合三詩並觀可以長才識

秉心塞淵　秉心也實故事事樸實不尚高虛之談秉心也淵故事事深長不爲淺近之計富國强兵豈談高虛務淺近者之所能辨哉

蝃蝀

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禮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目好好色耳好好聲支好安佚皆氣質之性動於欲者也孟子教人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能知有

命而不爲欲所移則無犯非禮矣命也縱欲而不知命有所制所謂不知命也

相鼠

人而無禮不死何俟　左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君子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人無威儀則無以定命死期將至故曰不死何俟

衛

有狐

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見鰥夫無人縫裳而有憂則其情可知矣因其有言以探其不言者可以言風人之旨矣

王

黍離

□□□□□□□□□□□□□□□□□不特東周臣子之大讎也文武成康之宗廟而盡爲禾黍聞者當流涕矣心搖搖而不忍去天悠悠而不我知能爲閔周之詩者一行役之大夫外無人也不知乎王而聞此詩

也亦有惻於中否乎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文武成康在天之靈必不樂矣王畿乃天子自治之國挈畿封八百里要地悉付之他人秦以日強周以日弱諸侯日以橫天下日以亂雖德薄道微亦形勢使然也吾觀十二國風羣臣庶民無一人知天下大義王于興師與子同仇獨無衣一詩猶有義氣不知斯人何以生於秦也秦人能以天王之仇為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以殺考之怨為一

人之私怨人之度相越如是哉吾於黍離無衣二詩重
有感也夫

中心如醉　又中心如噎　憂之甚而昏昏如醉不止於
搖搖矣心憂之極如哽噎然口不能言氣不能舒又不
止如醉矣

君子于役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　雨雪霏霏遣戍役而預言歸期
也卉木萋萋勞還率而詳言歸期也卉木萋止勞還役
而詳言歸期也四牡之使寧幾何時勞之曰我心傷悲

吉甫在鎬不過千里勞之曰我行永久吾觀先王之心惟恐一人之勞苦惟恐一人之怨咨何也不如是非所以體羣臣也本於推己之恕發而爲序情憫勞之仁豈有行役無期度者哉

雞之棲牛羊之歸皆以日夕爲期君子之行役不可以日計不可以月計不可以歲計至於不知其期仁義之意泯然矣文武宣王之治何時而可復見乎

如之何勿思　勿有禁止之意欲禁止其思而不可得也

君子陽陽

東周之季君子知世之不可救道之不可行高蹈遠引自得其樂者多矣未聞以相招祿仕爲樂者也今也進不能捐軀以報國退不能潔身以全道呼儔引類仕爲伶官陽陽然志得而意滿曰其樂只且自謂不勝其樂矣君子當如是耶古之仁人憂不在一身常以天下之憂爲憂樂不在一身必以天下之樂爲樂衣人之衣則分人之患乘人之車則載人之難仕其朝食其祿視其國治亂安危漠然不加欣戚於吾心甚於華人之惡□

越人之疾吳仁人不忍爲也君子者國人所仰望而法則也出處語默喜怒哀樂皆可以爲民極吾不知其樂只且果何樂也東遷之後世與道交喪號爲君子者如此嗚呼周轍何時而西乎竊意此詩當從序說以爲前篇婦人所作者爲優

揚之水

天不言而能制萬物之命純乎天理而已矣天非積氣乃理之聚天統氣乃理之宗東風動則草木不得不萌涼風至則草木不得不落雷發聲則蟄蟲不得不奮雷

收聲則蟄蟲不得不藏萬物則聽命於天聽命於理也
王者執天命天討以制六合一賞而天下莫不勸一罰
而天下莫不懲豈有號令不行於諸侯哉孟津之師不
期而會者八百國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何所見而來武
王一心統乎天理有人心者當知所向背矣東遷之初
有王而無霸吾觀命文侯一書文武成康之典則未墜
禮樂征伐尚自天子出也使當平王能以天理為君道
安得不為西周乎申后為幽王所廢雖依申侯以生幽
王為犬戎所滅實由申侯而死母恩固可念父讎豈可

忘以天子自衛之兵而寵靈不共戴天之讎國一人之私意豈能滅古今不變之天理哉天王既不知有父臣子亦豈知有君

書有文侯之命此一時也詩有揚之水又一時也世道愈降人心日非揚水之後必有兎爰兎爰之後必有五霸五霸之後必有七雄皆平王以私意滅天理有以啓之桓王之後不足責矣

中谷有蓷

凶年饑歲上而王朝有司徒荒政十二以聚民下而有

司能以時告其上發倉廩開府庫懋遷化居以賑民必無夫婦哀薄室家相棄之事矣此詩三章始暵其乾中暵其脩終暵其濕言物之暵一節緊一節始嘅其歎中條其歗終啜其泣民之怨恨一節深一節始曰遇人之艱難憐其窮苦也中曰遇人之不淑憐其遭凶禍也終曰何嗟及矣夫婦既已離別雖怨嗟亦無及也

夫婦人之大倫饑饉而相棄人道之大變婦無一語怨其夫而有哀矜惻怛之意焉知其無可柰何而安之於命此義婦也與忠臣孝子同道人不幸而處此三綱之

變以此存心則綽綽然有餘裕矣

夫婦人倫之大也樂歲則相保凶年則棄俗薄甚矣饑窮所迫豈有常心探本窮源誰執其咎

婦為夫棄無一語怨其夫方憐其艱難憐其不淑蓋亦知其夫大不得已也婦人能為此言亦可謂知命矣詩人忠厚惟王風最可觀文武之德澤入民者深周召之教化漸民者久至此時而驗

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條條然而長歗之聲不淑

雜記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此弔喪之辭也

兎爰

叛臣之大無忌憚豈其本心哉皆天子有以成之始於無是是非非之心終於無善善惡惡之道天命自我不能章之天討自我不能用之賞而人不知勸罰而人不知懲忠臣以忠而受禍者有之矣忠臣既以忠而受禍叛臣遂以叛爲得計天下之亂於是不可救有兎爰爰雉罹于羅諸侯之叛自此始

大車

君子之聽訟使民無訟者有三焉仁者民不忍犯法智

者民不能犯法勇者民不敢犯法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勇者能使畏也仁者不得見之矣得見勇者斯可矣

鄭

大叔于田

一章敘叔之善御而好勇國人愛之者戒其勿習暴虎
之事恐爲虎所傷二章敘其車馬之良從獵者衆而整
射御之技皆精三章敘其田獵將畢車馬安閑弢弓韔
矢合三章而觀一藝一能一行一止一動一靜人皆喜
之暴虎輕生隨諫即止見其不義而得衆必爲鄭禍

清人

兵凶器戰危事用兵非聖人所尚也不得已而行三軍必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是以古之良將知兵爲必死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以甘誓允征湯誓泰誓牧誓諸篇觀之聖王之敬謹兵事可知矣曰翺翔曰逍遥曰中軍作好以戰必敗以守必逃不待智者而知之

駟介旁旁 至翺翔

駟介則旁旁車馬非不强也二矛而重英器械非不精也乃翺翔河上非節制之師也

羔裘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彼其之子誠可爲吾國之司直
言一國直道之主猶今人云主盟公道也

遵大路

摻執子之袪兮　摻以手掔之執持也

女曰雞鳴

琴瑟在御　君子無故不徹琴瑟琴瑟常在身旁曰御

有女同車

顏如舜英　英花蘂初綻也

風雨

淒淒則風微雨細但見其寒涼瀟瀟則風勁雨大瀟瀟
然有聲如晦則風狂雨驟天昏地黑一節緊一節夷則
心氣平和瘳則如病頓愈過于夷矣喜則有歡樂之心
不止於瘳也亦一節深一節

齊

雞鳴

聞蒼蠅之聲則曰雞既鳴矣見月出之光則曰東方明
矣羣臣會朝未見其君無歸家之理聞蟲飛薨薨則曰
會且歸矣夫人惟恐君晏朝而取譏於羣臣此心汲汲

然惟願其夙興聽政如先王之生以待旦昧爽丕顯也

還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先王所不廢也周公曰文王不敢盤于游田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為人上者游田而至於盤從獸而至於荒廢國事虧君德非所以導民務本也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國人將以善馳逐者為良材矣此逢彼則曰還曰茂曰昌彼揖此則曰儇曰好曰臧千萬人之習俗原於一人之好尚數百年之敝化生於一時之放心齊俗好田如此為人上者可不謹哉

著

其充耳則以素以青以黃其加飾則瓊華瓊瑩瓊英脩容盛飾非不美也惜乎不知禮耳

甫田

首章　揚雄云田甫田者莠驕驕思遠人者心忉忉不度德不量力欲求大功心愈勞而終無成也人君能誠意正心脩身齊家則家齊而國自治國治而天下平感者近而應者遠誠者一而化者萬如幼者倏然而長小者倏然而大初不必勞心勞力以求之也

敝笱

其從如雲　文姜之歸齊也其從如雲何止十目所視十手所指

載驅

曰四驪濟濟垂轡濔濔曰行人彭彭曰行人儦儦襄公之車馬堅強盛壯如此不知魯文姜於汶上者何名曰齊子豈弟曰齊子翱翔曰齊子遨遊文姜之情態歡忻快樂如此不知魯襄公於汶上者何名無禮義無羞恥無忌憚盡見於此詩矣詩人鋪叙之詳形容之巧刺之

深疾之甚也

猗嗟

一章射則臧兮射則善矣德則未見其善亦可惜也二章展我甥兮莊公誠是我齊侯之甥今人乃以爲齊侯之子亦可惜也三章以禦亂兮莊公善射似可以禦亂也齊侯文姜之淫亂則無策以禦之亦可惜也

首章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美目揚兮此言容貌之美柳若揚兮巧趨蹌兮此言威儀之美射則臧兮此言技藝之美

魏

汾沮如

大夫有位於朝祿足以代耕何必自苦如此貧者之事有爵祿者亦爲之儉不中禮非所以爲民極也

園有桃

百人醉而一人醒醒者受衆惡矣千人諾而一人諤諤者受衆惡矣國之將亡近在旦夕心之憂矣其誰知之恨吾國之無人國亡主辱而不可救也曰葢亦勿思者彼不知我心之憂者葢亦不思國亡主辱之可痛也苟

能思之必不以我之所憂爲非矣

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言國將亡矣憂心激烈通國上下不可告語發而爲歌謠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言君與卿大夫所行皆是未可以爲非也子之言果何爲哉

聊以行國猶駕言出游以寫我憂也謂我士也罔極猶孔子曰爾責於人終無已夫吾讀園有桃一詩未嘗不流涕也使忠臣義士之心略見知於人通國上下不羣笑而衆惡之問其所憂者何說今之所當行者何事魏

侯聞之大悔悟急爲扶顛持危之謀晉豈能驟滅其國哉國雖亡亦未必如是之速也嗚呼惜哉

伐檀

胡取禾三百廛兮　古者一夫受田百畝別受五畝以爲宅孟子曰五畝之宅是也

碩鼠

無食我苗　食黍不足而食麥食麥不足而食苗苗者禾方樹而未秀也食至於此以比其貪之甚矣

唐

蟋蟀

始曰職思其居中曰職思其外終曰職思其憂所思者一節緊一節始曰瞿瞿欲其長顧遠慮中曰蹶蹶欲其勤動而敏於事終曰休休欲其作德而其心休休然自樂一節深一節此所謂憂深思遠也

好樂無荒　人不能無好好而無荒可也人不能無樂樂而無荒可也好樂而荒則怠忽政事矣書曰不敢荒寧無荒廢朕命常以酒荒色荒禽荒爲戒皆好樂無荒之意也

山有樞

始言他人是愉中言他人是保末言他人入室一節悲一節此亦憂深思遠也

秦

車鄰

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秦本附庸鄰於戎俗君臣相接必無威儀法度之可觀令也未見國君先令寺人以通名諸侯朝廷之禮以漸而立矣國人乍見所以深喜之也

既見君子並坐鼓瑟　創業之君必寛大樂易好善而忘勢君臣上下以真情實意相與所謂歡忻交通論説無疑非若後世尊君卑臣勢分遼絶也人臣既見其君即並坐鼓瑟此兩句形容君臣相親相愛之至情矣

駟鐵

末章　此形容田畢而遨遊其歸也馬則徐行而鸞鑣有聲犬則休息而載於車上如畫圖然此詩之妙

小戎

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思之而未得見又為自寛之辭

曰我良人乃厭厭安靜之人其德音秩秩有序必非死於鋒鏑者可以保其奏凱而歸不必憂慮也如詩云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又云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同一意也

晨風

始曰欽欽中曰靡樂終曰如醉一節深一節

無衣

幽王没於驪山此國家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讎也讀文侯之命可以知諸侯無復讎之志矣獨無衣

一詩毅然以天下大義爲己任其心忠而誠其氣剛而大其詞壯而直吾知岐豐之地被文王周公之化最深雖世降俗末人心天理不可泯沒者尚異於列國也秦國何人所作千載而下聞其風莫不興起況親炙其人乎

渭陽

送之遠贈之厚念母之心可見矣

權輿

今也每食不飽　孟子曰古之君子所就三所去三康

公之用賢禮貌衰而不去至於每食不飽豈非饑餓免死者乎康公固可刺當時號爲賢者亦爲可恥矣

論秦風

中國而純乎人欲則化爲□□□□而知有天理則化爲中國秦本□□不得盡中國之會盟春秋□之邑於岐豐用文武成康之遺民習文武成康之舊俗一旦惡人欲而崇天理其發於詩者有尊君親上之義有趨事赴功之勇故季札聽其樂曰是謂能夏能夏始大憂其將有中國矣

陳

東門之枌

末章　穀旦于逝期以良日同往聚會之地也越以駿邁於是男女總集而行同至聚會之地也視爾如荍男結女之心也貽我握椒女結男之心也結恩情申繾綣也東門之枌桑中溱洧三詩如出一手可以見詩人形容之巧譏刺之深

東門之楊

男親迎而女不至此風俗之弊人道之變淫亂而不知

禮義者也

檜

素冠

聊與子同歸兮　儻得見此人且與子同歸於孝道亦可以勵薄俗此同歸如書之同歸於治同歸於亂非與之同歸其家也

曹

蜉蝣

此忠臣愛君憂國之至情其慮深其思遠苦禍至之無

日不自知其辭之痛惻也

鴟鴞

首章　子七言其多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惟養神以致敬致敬以勤禮然後動作威儀皆有其則可以定命此其儀一兮必本於心如結兮也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古之賢者皆以謹威儀為人之法則用燕喪威儀周公之所戒也自亂於威儀成王之

所戒也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春秋之言曰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容止可觀進退有度聲氣可樂作事可法此其儀不忒者也又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故其民則而象之畏而愛之此其儀不忒正是四國也鳲鳩在桑其子在榛　在梅在棘在榛子無常處而母不離於桑以有常待之也

下泉

陰雨之膏黍苗洌泉之浸苞根物之榮悴民之休戚政事之仁不仁即詩人比物可見矣

豳

七月

民生莫重乎衣食饑寒則過累飽暖則無思此人之常情也豳風則不然觀往而知來見微而知著憂深而思遠不以目前之飽暖忘後日之饑寒中庸曰凡事豫則立又曰道前定則不窮商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七月一詩事皆豫立道皆前定事事有備而無患也

豳人尊君親上之心無一時而忘無一事而忘也先公

先王之教化豈不深哉

詩傳注疏卷上

詩傳注疏卷中

弋陽　謝　枋得　君直　著

小雅

鹿鳴

首章　古之聖賢無一時而忘學問無一事而非道德

鹿鳴之具樂將幣人見其和樂而已不知吾君所望於

嘉賓者有愛我之心則當示以至道也講聖人之道德

談先王之禮樂皆相示以道也

二章　詩云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古之飲食可以感動

其性情發舒其意氣於威儀敬謹之中有心廣體胖之象式燕則四體安舒以遨則伴奐優游和而不至於流敬而不至於拘此先王之禮樂也

三章 魯繆公之待子思厚矣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君子之心未易安也齊卿之位不爲小十萬之祿不爲薄孟子曰久於齊非我志君子之心未易樂也酒必旨樂必備幣必厚其和厚必久所示者聖人之道德所談者先王之禮樂其德音孔昭可以化凡民可以感君子君臣相悅莫盛於此嘉賓之心始可以安樂

矣

四牡

不遑將父　忠孝不能兩全此人情之所難也先王勞使臣而言之及此探人情真切而言之也

將母來諗　聖人以孝治天下聞有以將母來告者安得不俞其請乎此蓋設言欲使人臣忠孝兩全也

常棣

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凡人飲燕待親戚朋友之禮常盛待兄弟之禮常簡愛有餘者敬或不足恩情稔熟者

禮文有時而脫略也籩豆畢陳飲酒而至於饜飫亦可
樂矣何如兄弟無故飲酒於家庭之間不惟和樂其情
義親厚無異於孺子相慕也孺子之無不愛其親無不
敬其兄者人欲未萌天理昭著也

妻子好合 至和樂且耽 兄弟不和則家庭之間無非
乖氣雖有妻子之樂亦不安其樂矣惟兄弟和樂則一
家之情無不相宜妻子之樂亦可長久蓋天合者微有
乖睽人合者亦不得康寧也

伐木

二章 釃酒有藇酒必新蒟味必醇醲其酒美也於粲灑掃塵埃不留庭戶明潔其賓筵必整齊也陳饋八簋其饌食必豐厚也肥羜肥牡其封羊必肥腯也誠至則禮隆禮隆則物備

有酒湑我 至 蹲蹲舞我 湑我我湑之也酤我我酤之也鼓我我鼓之也舞我我舞之也此八字皆倒下句法見古人之妙

天保

上三章願天錫君以福祿下三章願祖宗錫君以福壽

五章 民之德本君之德民之福皆君之福也堯之時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此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之義也童子謠於康衢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之義也洪範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亦此意也

民之質矣 不澆薄以作僞不巧詐以趨利渾渾然如太古之民是之謂質

采薇

采薇一詩見先王仁厚之至所謂體羣臣所謂本人情所謂說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詩合觀

楊柳依依　依依者初抽條之時質柔性弱婀娜不定如欲依倚他物也

出車

首章　此章有尊敬王命之禮有憂勤王事之義有整暇勇決之材有奔走犯難之忠傳稱文王有事君之忠於此可見

自天子所　猶春秋書王所後世言行在所

二章　子行三軍必也臨事而懼兵凶器戰危事不可以易心處之爲將帥者憂心則悄悄爲僕夫者情況則憔悴皆臨事而懼善於用兵也

赫赫南仲玁狁於襄　將帥之精神風采凜然可畏不戰而可以屈人矣

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既往朔方而伐玁狁又往西方而伐昆夷歷時必久行役甚勞婦人之憂思必切也

湛露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古者君臣燕飲臣以卜其晝未卜其夜而辭者有之耳今也夜飲而在宗室安然和樂必待醉而後已所以示禮隆恩厚也

顯允君子　古者用人多取明允舜舉八元曰明允篤誠采芑曰顯允方叔而此詩曰顯允君子顯者其心明白洞達允者其心忠信誠慤無一毫可疑也

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成周取人多取其豈弟蓋君子之情多樂易小人之情多姦深豈弟者必君子也

彤弓

首章　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又曰器以藏禮禮以守信東遷之後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名爲辟實不得以作威福名爲君實不得以司賞刑然彤弓之賜惟晉文侯文公二人得之先王盛時愛惜名器可知矣

貺人以大弓而悔贈人以金鐵而悔貺不出於中心也今人勢同而餽遺勢盛而施予勢微而貢獻不出於真誠而強勉矯揉者多矣爵誓馬盟丹書鐵券不能遏七國之叛使其初上之人果以中心貺之下之亦未必以

此應之也詩曰中心貺之是易之有孚惠心有孚惠我德也君以至誠感臣以至誠應諸侯同獎王室之心豈不堅乎

一朝右之　古人以右為尊也

一朝酬之　飲酒之禮主人酌賓曰獻賓酌主人曰酢一獻一酢報施足矣主人又酌賓謂之酢所以見其意厚也饗之未足而右之右之未足而酬之此亦中心喜好之實也

菁菁者莪

我心則休　書曰作德心逸日休又曰其心休休焉我心則休者其心休休然歡樂而舒泰又不止於喜樂也

六月

首章　戎車曰旣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畫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曰騤騤則戰馬皆平時閱習無一馬不精强矣曰載是常服則車中常服皆平日製造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上而已矣

三章　薄伐而奏大功者師直爲壯車馬堅强士卒勇銳氣足以呑玁狁矣叛則伐之服則舍之不窮征遠討

也爲將必嚴不嚴則軍心不齊爲帥必敬不敬則軍事不整故曰有嚴有翼共者如書曰左不攻於左汝不共命右不攻於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命軍中無一事而不敬也故曰共武之服

四章　玁狁非能度德量力者恃其凶頑犯我王略整兵而居焦穫侵鎬又侵方又至於涇陽虵豕薦食未已也此之謂孔熾我安得不急擊之乎

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兵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師也元戎啟行可以摧鋒破陣左氏所謂先聲有奪人之

心也

五章　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輊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鬬也四牡既强矣必曰既佶且閑教訓習熟則耐於馳驅矣

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漢唐而下搢紳介胄分爲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爲萬邦之法則者也

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孔明出師之際必擇良臣忠純貞亮死節之臣以輔其君願其君咨諏善道察納雅言

且曰討賊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以彰其慢吉甫功成而歸宣王安得不飲御諸友乎安得不歸功於張仲孝友乎

一章曰戎車既飭四牡騤騤二章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三章曰四牡修廣其大有容五章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西北平原廣野舉目千里利於車戰故此詩以車馬為重

采芑

首章　涖止方叔不以中權而自逸必臨陣指揮也卒

止方叔不以將帥而自尊必率先士卒而力戰也四騏翼翼馬之良也路車有奭車之澤也簟笰魚服鉤膺鞗革車馬弓矢之飾皆整齊也

二章 旂旐央央旗幟之精明也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戎車之光采也軍容豈不壯乎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命服之榮華君恩之隆厚也帥權豈不重乎

三章 將戰之時鉦人伐鼓陳師鞠旅此作氣之鼓也旣陳其師又從而告戒之兵尚整肅此一時也戰勝而歸伐鼓淵淵振旅闐闐此凱旋之鼓也鼓聲則淵淵軍

容則闠闠功成不驕又一時也先王用人多取有顯允顯則其心明白洞達允則其心忠信誠慤上不欺君下不欺心無一毫可疑也

四章　人能自强則不弱人能自明則不昏人能自壯其謀則血氣雖衰而志氣不惰也蠻荊小醜聞其聲威功績自來降自畏服矣精神折衝豈在戰鬭

車攻

弓矢旣調　弓旣上弦必審視之端正則可用微有偏邪必加矯揉此弓之調也矢之輕重必視弓力之强弱

弓强而矢輕則不中弓弱而矢重亦不中此矢之調也

吉日

既伯既禱　先王一政一事必有仁義之道忠信之心存乎其間田獵用馬以驅禽先三日祭馬祖而禱之不忘本也

以御賓容且以酌醴　田而得禽天子不以自奉故大庖不盈命有司以進賓容且以酌醴燕諸侯及羣臣也先王體羣臣懷諸侯常有恩惠其用心公溥而均齊常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

沔水

莫肎念亂誰無父母　一身之遇亂不足惜父母之遇亂深可憂誰無父母不爲一身謀獨不爲父母謀乎爲父母謀則當念亂則必思所以救亂也

鶴鳴

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可以攻玉　只此兩句斷章取義亦有一説君子如玉小人如石他山者邪類與善類非同氣猶玉石不同一山也他山之石爲錯而攻玉乃所以成玉之精粹也是猶小人誣君子以有過乃所以儆

君子而進於無過之地也小人謗君子之無德乃所以儆君子而進於成德之域也小人欺君子之無才乃所以儆君子而勉爲全才之人也

祈父

予王之爪牙　猛虎處深山之中而人不敢狎者其爪牙誠可畏也宿衛之士所以張國威而隆主勢備非常而衛不然乃王之爪牙也豈可移之遠戍哉去王之爪牙豈所以尊王哉責司馬之意凛乎其甚嚴也

予王之爪士　成王周公之時虎賁趣馬必選常人吉

士以常人吉士朝夕在王之左右或有顧問非正言正行不敢對涵養聖性薫陶君德斯人有力焉非若後世宿衞之士盡用武夫悍卒而無一儒者居其間不知我周設司馬之屬所用者何人所職者何事一旦遣戍於遠方與成王周公之心不同矣

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四牡勞使臣之詩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祈父之詩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我周以仁立國以忠厚待民士大夫從王事有母在而無兄弟者以養母之說來告而免行役者有

之合二詩而觀可以想見

白駒

首章二章　皎皎者潔白而可愛敬其人亦美其駒也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縶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吾意好德之彝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所謂伊人何人也宜坐於廟堂與王共天位治天職者也今於此地而逍遙乎于此地而爲嘉客乎既幸其人之爲此來而喜其人之爲我留又深惜其人之不遇而痛恨其時之不明也

賁然來思　賁者華采也賢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蓽門皆有鮮華坐於廟堂豈不足爲邦家之光爾公爾侯不爲王留行方且逸豫而無期度未知賢者之去就關繫甚重也君之有賢臣如人之有元氣賢人去則國脈絕元氣喪則壽命危夏書終於汝鳩汝方商書終於微子賢臣盡去則宗社隨之此詩人之所憂也

四章　古之隱者或巖居穴處或影響惟恐聞於人或使人不得窺尋其吉光自珍自貴言語不與人通雖故

交舊識不免遐棄此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者也詩人敬賢之深慕賢之切以久無賢人之謦欬吾則爲憂故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黃鳥

邦族本國之族也反故鄉而曰邦族曰諸兄曰諸父亦猶詩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不如我同父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也

不可與明　易曰眇能視不足與有明也不可與明者言此邦之人見識昏闇如無目之人不明者不可與明

者並行疾之甚矣

無羊

首章　模寫牛羊之多其聚皆可觀矣

二章　前三句模寫牛羊上下動息之狀各得其所各適其性此所以蕃多也後三句模寫牧人早起放牛羊求芻牧之時也

三章　前三句模寫日夕羊牛下來之時牧人之情狀也中三句模寫牛羊肥腯之狀也後二句模寫羊性馴擾之狀也

節南山

二章　宰相之職謂之保衡謂之秉鈞必使事事物物無不得其平斯謂之平天下赫赫師尹持心不平不知其職果何謂哉

三章　大師之職任大責重處國事則必公平如衡之均物慮四方則必安定如舟之有維天子倚其輔佐則可以無憂下民得其訓迪則可以不迷尹氏以世臣爲大師此我周之根本其人之忠邪其政之臧否王室之存忘繫焉尹氏獨不念之乎

四章　朝廷政事皆由大臣今尹氏之爲大師也不躬其事而悉委之私人不親其事而怠忽荒政庶民豈能信之乎尹氏所用之小人不學無術者有之未嘗入仕而不更事者有之不可以此而欺罔天子也

正月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

謂山蓋卑爲岡爲陵　山爲岡陵人皆知山之高矣訛言者乃謂山爲卑

哀今之人胡爲虺蜴　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人者爲虺爲蜴世道亦可哀矣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結言無時而解也

洽比其鄰昏姻孔云　小人偷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君子有天下之憂而無一身之樂小人爲一時計君子爲萬世計小人所厚者非其親則其鄰君子所厚者非其君即其民二者正相反

十月之交

首章　陰盛陽微而日爲之食幽王之時臣欺君妾惑

主小人陵君子□□侵中國陰道長陽道消人事所感

天象示之此日所以微也日衆明之本而爲陰所食其

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

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

哀今之人胡憯莫懲　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

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曰予不戕禮則然矣　皇父使民無以爲生矣乃曰予

不戕虐汝也下供上役禮則當然其不仁甚矣

六章　立三卿非制也所擇所信者惟總貨寶多府藏

之人聚歛之臣氣求類聚無恠也已正月詩云召彼故老訊之占夢雖不能聽老臣未至於播棄黎老也今皇父棄舊人耆德而不用不能勉强留一老以守我王其不忠甚矣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召亂之由亦曰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西周之亡實兆於此使皇父秉政之時能留一老以守我王如周召之師保如仲山甫之保王躬則幽王有馮有翼未至於身辱國亡也皇父之罪莫大於此又擇富民之有車馬者往居於向所以壯其私邑之氣勢也私邑强矣王室危亡如之何

平王東遷作文侯之命推原亂亡之由亦曰罔或耆壽
西周之亡實由無老成人夫皇父所擇惟多藏輩則老
成其所棄亦何靳焉而必不憖遺者蓋以居向既與王
遠懼老成在王所發其姦邪耳則皇父顧身家棄君父
之罪於是乎周匝曲至不可動搖矣

八章　衆人爲一身之謀故易於自樂君子有天下之
慮但見其多憂君子不以一身之憂勤爲賢亦不以衆
人之逸樂爲非凡人命有窮通我之憂勤乃天之所付
者如是安之而已不敢傚我友之自逸也具辭甚婉其

志堅而不可變矣

雨無正

舍彼有罪旣伏其辜　舍彼有罪處彼有罪者伏其辜

心服而甘心受其罪也

凡百君子至不畏于天　君子生亂世立昏君之朝惟

有敬畏可以免禍周大夫言不見信道不可行遂告其

同朝云然

小旻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　仁覆憫下者旻天也今乃疾威

如此豈不爲斯民之慮乎豈不爲斯民之謀乎

滃滃訿訿亦孔之哀　習俗如此亦甚可哀

小宛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飲酒者易至於醉則易於喪威儀惟齊聖之人端肅而明通其飲酒也於温然至和之中有毅然自勝之道雖燕樂而愈恭謹所謂敬勝怠義勝慾必不爲酒所困也昏者齊聖之反其志專一於飲酒不醉不止也日富者日復一日惟厚於酒而已書曰崇飲彝酒皆日富也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

命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君子勤禮勤禮莫如致敬敬在養神用燕喪威儀商之所以亡也思夫人自亂於威儀成王所以告康叔也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失其禮義威儀之則者多矣

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當如日斯邁如月斯征無一刻不勤可也

六章　温温而恭者謙和之人也必不忤物今也如集於木無時不危也惴惴而小心者畏謹之人也必不犯

難令也如臨於谷無時不懼也臨於谷也其憂過於集
木至於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其恐懼愁苦之狀不止於
臨於谷矣賢者生亂世事昏君與小人同朝無罪無辜
皆不免禍宜其恐懼愁苦如是之甚也

小弁

二章　周末亡亡之證已見詩人憂之曰踧踧周道鞠
為茂草經涂九軌一旦化為草莽之墟國家大變也不
待見黍離而心搖搖矣宮中荊棘淮南人不言而伍被
先言之銅駝荊棘晉人不知而索靖先知之知微者智

知來者神天下未嘗無其人也始則惄焉如擣中則惟憂用老終則疢如疾首形容憂心之苦一節緊一節惄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嘘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惟憂用老

三章　桑梓父母所植以遺子孫見其樹則思其人思其人則愛其樹所以必恭必敬也敬其桑梓豈敢忘其父母乎此孝子之至情也父母不我愛求其說而不可得於是歸之於天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不知天生我

之時我之日月星辰果在何處吉歟凶歟不可得而知也韓昌黎詩予生之初月在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即生辰所在也

爲人子者所瞻仰者父非父則無所瞻矣所依歸者母非母則無依歸矣與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同意

巧言

予愼無罪又予愼無辜　辜罪二字本難分別凡人有過皆曰罪犯法至有司曰辜

二章　小人進言於其君君知其不可信也如書之聖

讒中庸之去讒彼無所容其姦矣今也不然始也知其
不可信而涵涵者有包容而無分別有覆護而無明白
有問而無察有聽而無斷小人窺見上之心可欺也誣
善行私何所不至此亂之初生也讒言之始進也未敢
必其君之盡信也以浸潤之譖用嘗試之術君雖未能
信之已涵容之矣涵容之則必不窒絕之小人於是無
忌憚矣言愈巧辭愈游自非聰明智慧之君未有不墮
其術中者不惟涵之盡信之矣此亂之又生而不可阻
也王者聞讒人之言如能怒而威之亂庶幾遄阻矣王

者聞賢人之言如能喜而福之亂庶幾遄已矣一喜一怒一威一福勸懲昭然易亂爲治特反掌耳

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讒人之心遇明哲則敗狡兎之技遇良犬則窮

卷伯

捷捷幡幡　捷捷者利口捷給幡幡者反覆變詐

六章　譖人者必有凶族邪類與之合謀故曰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讒人者賊害善類斲喪國脉小則覆人家族大則禍人宗社豺虎不食禽獸亦惡其人也有北不

受□□亦惡其人也投畀有昊人君不能正其罪不若付之天自斷其罪天必不使之漏網也

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欲使公卿大夫各爲避害之計也

谷風

寘予于懷是進人若將加諸膝棄予如遺是退人若將隧諸淵

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忘大德思小怨非君子長者也

蓼莪

四章　天生萬物其恩無窮萬物無能報其恩者父母生子其恩如天之無窮子亦無可以報其恩者此章形容父母愛子之心盡之矣父兮生我如天之生物也母兮鞠我如地之養物也拊者常以手撫摩其身體察其肥瘠憂其疥癬也畜者有止聚之義謹其出入察其起居藏之堂奧之中不敢縱之門庭之外惟恐其疾病也長者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寒則煖之暑則涼之饑則食之渴則飲之疾病則藥之日夜望其長大育者如易云育德孟子曰教育英才涵養

其德性發舒其志氣開導其聰明日夜望其成人書曰若保赤子心誠求之無一事不順其意也顧者父母行而兒不隨則回首以顧之如有所遺也復者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尋而喚之歸如有所失也出入腹我者懷抱其兒於腹間也父母有所往將出門懷抱其子而未忍捨父母自外歸既入門懷抱其子而不肎置人能深思生鞠拊長撫育顧復腹我九字之義必不忘父母之恩矣

大東

六章　織女無織成文錦之實牽牛無服箱之實啓明非真能啓日之明長庚非真能續日之長畢不可以掩捕鳥獸不過施設於經星之行列耳皆有其名而無其實也

北山

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言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也子以王事爲憂父母以子之勤勞爲憂

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自古君子小人立已不同其事君亦異君子常任其勞小人常處其逸君子常任其

憂小人常享其樂雖曰役使不均我獨賢勞然君子本心亦不願逸樂也

嘉我未老至經營四方　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

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

小明

載離寒暑三句　載再也離歷也曰憂曰毒而又曰太苦其情有大不堪者矣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　僚友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明君下無賢相無愛惜善類不知果能免禍否所以念之深至於涕零也

念彼共人睠睠懷顧　念彼共人所謂靖共爾位敬共朝夕者此君子人也與詩人志同道合者也詩人勤勞於外又念斯人雖以恭敬自持然上無愛惜善類者不知果能免於禍否所以念之深愛之至既涕零如雨又

睠睠懷顧也

興言出宿　寢不安而興興而不安居於內又出宿於外憂念之深又不止於睠睠懷顧矣

嗟爾君子至靖共爾位　君子即所謂共人也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凡事謀之心而安也共如溫共朝夕之共凡事共敬而不敢慢也君子本共又勉之以靖共也

楚茨

禮儀卒度五句　禮儀卒度笑語卒獲言旅也恩澤行於禮法之中和樂生於誠敬之餘人和則神降之福故

神明來格而報以介福酢以萬壽也

信南山

執其鸞刀三句　祭祀之事各有司存執刀啓毛取血
膋天子必躬親之何也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子孫
之養祖考必身親其勞自致其力然後盡其心焉耳

甫田

我取其陳三句　人有常言民生於三代之前其命制
乎君民生於三代之後其命制乎天吾求其所以制命
之道矣取民常少與民常多斂散得宜凶豊有備新者

方取之而入倉廩陳者即取之以食農人補不足助不給皆取其陳者也夫如是家家足食歲歲無饑從古以來豈無水患豈無霜蝗吾民常如有年者上之斂散得其道也戰國諸侯倉廩非不實府庫非不充凶年饑歲老弱死而壯者散何也有司不以告君無所聞不能取其陳以食農人也

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舜發于畎畝禹稷起於躬稼伊尹聘於耕野英才奇士隱於農者非一人也至春秋時猶有見耕饁而舉冀缺者況先王全盛時乎

攘其左右嘗其旨否　攘其左右者所取非一夫之餉也或取諸左或取諸右嘗其旨否者所嘗非止一夫之餉也何者爲甘美何者爲不甘美無不知也一以知田家之苦樂一以見官民之相親也

大田

雨我公田至伊寡婦之利　三代盛時君之愛民無所不用其極民之愛君亦無所不用其極農之望雨如饑渴之望飲食也惟願其田中之洋溢令所願者公田之雨優渥霑足其餘波及我私田也尊君親上之心亦厚

矣穉有不穫穧有不斂秉有遺穗有滯此樂歲粒米狼
戾之時也農夫何見而乃能留有餘不盡之利以養鰥
寡此上好仁而下好義也

瞻彼洛矣

王室尊強則諸侯恭順於此見之

裳裳者華

愛其人見其車馬之盛亦喜之德足以稱其車服者也

桑扈

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交際而敬謹威儀不敢傲慢即

劉子所謂禮義威儀之則可以定命能者養之以福也不必求福萬福自來求我矣

青蠅

青蠅出入於湢厠之中集於几席集於觴豆無非汙穢人皆惡之讒夫甘處汙穢不知羞恥與青蠅何殊百計趨媚多方鑽刺欲傾陷善類正如青蠅之營營止于樊止于棘止于榛猶未集於几席觴豆也惟君子樂易待人以不疑讒人之言最易入言一入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何所不至欲麾而去之不可矣

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讒人罔極其禍必至於四方交亂正如秦誓所云國有娼嫉之臣子孫黎民皆不能保可畏哉

賓之初筵

曰既醉止　至　屢舞僊僊　周書數紂之惡曰用燕喪威儀成王之戒羣臣曰思夫人自亂於威儀聖人以威儀爲重人之禍福死生於此覘之國之安危存亡於此覘之如武公所言即用燕喪威儀者也即自亂於威儀者也

既醉而出至是謂伐德　劉子曰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君臣燕飲視聽貌言微有不敬君子以覘其禍福死生左傳所載甚可畏也既醉而出威儀不喪賓主之禮義不愆此皆受福之人也醉而不出威儀必亂賓固自敗厥德主人不以禮節之亦自敗厥德也書曰沈湎敗德言伐者本有德而自斲喪戕敗之也

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或問立監佐史為之賓者悚恐自防之不暇何以燕樂其心予曰不然古者燕饗非徒

以飲食燕樂也有道德焉使人觀之而知所感化有威儀焉使人觀之而知所則象鹿鳴之詩曰示我周行曰德音孔昭湛露之詩曰莫不令儀魯侯之在泮飲酒也曰敬明其德敬慎威儀人之常情易於肆而難於敬苟無御史執法立乎其旁號呶屢舞者多矣何以有道德有威儀乎

角弓

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又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王既不能親親安得而

不怨乎古者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也尊其位者親之欲其貴也重其祿者愛之欲其富也同其好惡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也王於是三者不能盡安得不取怨於人乎不親九族是所當親而不親之也而好讒佞是所不當好而好之也中庸九經尊賢在親親之上者人主惟能尊賢乃能親親如堯之克明峻德以親九族是也王不能親親以不能尊賢故也自古不親九族未有不因好讒佞之故晉獻公信驪姬而不畜羣公子楚懷王信上官之譖而逐屈氏單獻公所以

棄其親者以好用羈故也周簡公所以棄其子弟者以其好用遠人故也此數公者所好如此安得不禍于左傳曰庸庸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惟其不親九族是棄德者也而好讒佞是崇姦者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　君子有絜矩之道矩者六方如一至均至平之物民之喪其良心者私意偏見止於一方不知絜矩之道所以彼此相怨無已也如能絜矩之道所惡於上無以使下所惡於下無以事上所惡于左

無以交於右所惡於右無以交於左所惡於前無以先
後所惡於後無以從前可以無怨無惡矣
如孌如髦我是用憂　王不親九族是忘其乃祖乃父
也□□□□□□□□□□□□□□□□□□□□
□□□□□□□□□□□□□□□□□□□

彼都人士

臺笠緇撮非有冠冕之可法充耳琇實非有珠玉之可
珍垂帶而厲非有赤芾之可貴詩人思其人想其服飾
恨其不得見至於其心不說其心苑結也

采綠

首章二章　婦人夫不在家則不事容飾伯兮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今采綠於野聞有言其夫之歸者故歸家膏沐以待之曰薄言歸沐是前之不施膏沐則首飛蓬而予髮曲局矣采采卷耳不盈傾筐志不在於卷耳也終朝采綠不盈一匊終朝采藍不盈一襜志不在於綠藍也易得之草采之勞而得之少何也四體皆聽命於心心有所憂手足皆不暇運動也

黍苗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　疆其土田事畢則原隰平矣治其溝洫事畢則泉流清矣

白華

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豈天步當艱難國家將亡幽王之心所以不能如天之公溥乎

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慟哭也

七章　鴛鴦不失其匹偶幽王乃喪其良心嬖妾廢后

有愧於鴛鴦矣衛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亦刺夫婦之相棄背也與此意合

瓠葉

瓠葉以為葅不必嘉蔬一兎以為殽不必異饍先王之燕賓客真德實意而已矣

君子有酒酌言嘗之嘗之則知其味之厚薄主人先嘗之乃獻之賓賓酢之主人又醻之禮也其次序不紊

漸漸之石

三章　將士征役以雨為憂不但畏泥濘也下潦上霧

疾疫生焉水潦將至而班師者有之矣東山之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雨將至則戍婦歎閔其夫也豕涉波月離畢皆雨證也武人東征念念以陰雨泥濘爲苦以潦霧疾疫爲憂不知其他兵之勝負國之安危皆不暇顧矣

何黃不黃

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東山采薇出車杕杜諸詩序情憫勞皆以室家之望者爲說同爲天民血氣嗜慾豈有異哉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耳故曰哀我

征夫獨爲匪民

詩傳注疏卷下

弋陽 謝 枋得 君直 著

大雅

文王

宣昭義問　書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宣昭也堯衢室之歌舜總章之訪義問也

大明

首章　明明在下者王之德也赫赫在上者天之命也王德與天命常對立而並行故曰永言配命克配上帝

召誥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我有周受命此言天命之難諶也此詩與召誥同意

乃及王季維德之行　王季積德大任亦好德乾始而坤成宜也今曰乃及王季豈大任好德之心尤切於王季歟夫婦夙夜相警戒無一事非德行也

維予侯興　武王繼文王而爲西伯亦自諸侯而起

會朝清明　言轉移世道之易也

緜

首章　興王之主志必勤氣必銳是以能建功立業也

大王立國極其艱難寢處於陶復陶穴之中棟宇且無之何知有宮室之樂後王聞此必不敢逸樂矣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橘踰淮而枳蒿處陸而艾地氣不同而物性隨之而變化周原風雨所會陰陽所和泉甘土肥郭景純所謂沖陽和陰山高水深蔚草茂林雖烏喙苦荼亦變而爲甘大王所以卜居於此也

棫樸

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航大川者非一楫之力興王業者必衆賢之功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六軍之將即六卿

也文王有所往六卿即率六軍而從其後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不待告期戒約而自至精神之聚心德之同非一日矣

旱麓

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文王有豈弟之德故其求福也亦以是豈弟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祿非文王之本心詩人言干祿者謂在我有以致之猶曰自求多福耳非有心求之也

靈臺

麀鹿濯濯四句　文王之民旣歡樂之矣鳥獸魚鱉亦
各得其樂鹿在囿何如在山林魚在沼何如在江湖今
也麀鹿濯濯白鳥翯翯於牣魚躍無不遂其性者矣至
誠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與
天地參文王以之
於論鼓鍾於樂辟廱　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
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王在靈囿王在靈沼
文王與百姓同樂之所也於論鼓鍾於樂辟廱文王與
士同樂之所也

生民

載謀載惟　載謀則謀之於衆人載惟則思之於一心其香始升上帝居歆　天地間惟理與氣有此理則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理鬼神無形與聲惟有理有氣在冥漠之間耳凡祭皆以心感神以氣合神者也黍稷必馨香酒肴必芬芳用椒用桂用蕭用鬱金草皆以香氣求神神以歆饗此氣耳

行葦

戚戚兄弟　戚戚者親愛之情隱於胸中非形於聲音

笑貌也

既醉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臣子愛君願其壽考又願天助以大福祝頌之辭也

假樂

受祿於天三句　有大德者必得其祿王之受祿于天固宜不惟祿之天心之眷成王無窮既保之又佑助之既命之又申命之詩人善於形容天眷之厚也

二章　王之干祿而得百福何以見之觀其子孫可知

矣曰子孫千億言其衆多也穆穆皇皇宜君宜王言其

子孫適爲天子庶爲諸侯皆賢君也不愆則無聽明亂

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繼志述事之心也

公劉

周人以忠厚爲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

至也言公劉之厚子孫不可忘也

卷阿

伴奐爾游矣二句　伴奐逍遙閒散之意優游從容閒

暇之意休休息也

俾爾彌爾性　彌爾性者彌繼其德性使渾全而無虧純粹而無缺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　王所馮翼之人不取非常之才而止曰有孝有德何也曰孝於親者必忠於君取其孝正求其忠也唐虞而上惟取人以德無才德之分如臯陶九德皆才也舜舉八元八愷之才皆德也有德則才在其中矣

媚于天子　又　媚于庶人　媚于天子愛君也媚于庶人為王愛其民也

民勞

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威儀所以定命也有德之士未有無威儀王若不敬謹威儀則驕淫傲惰何所不爲侮老成遠者德則賢者不能相親矣

板

靡聖管管不實於亶　朱子初解云人苟知聖人之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此心若無聖人矣則管管然無所依據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其出言行事不以真實而歸於誠信無恠也

辭之輯矣至民之莫矣　孔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子產有辭四國賴之鄭小國也介於齊楚秦晉四彊國之閒能保其社稷者唯有辭命足以動人耳裨諶草創世叔討論子羽修飾子產潤色鄭之辭命豈有不善者乎厲王之無道極矣出其言善民未有不應之者信乎辭之不可以已也

威儀卒迷　書曰夫人自亂於威儀也

蕩

曾是彊禦　彊彊梁禦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

寇攘式內　微子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今民乃攘竊鬼神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武王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與此章寇攘式內合

如炰烋於中國　以傲很作氣勢以暴虐作威聲如虎狼炰烋之狀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三代而上國有大政有大議有大疑皆決於老成人之言曰圖任舊人共政殷先王所以立國也曰人惟求舊曰無侮老成人盤庚所以興也曰汝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周公所以誨康叔也黎

老播棄格人罔敢知吉紂所以亡也在位罔有耆壽俊在厥服平王所以東遷也典先王之訓典刑先王之法度

抑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　觀外之威儀知中之德行豈虛言哉大學引淇澳之詩曰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由此觀之觀武公之威儀者皆知武公之盛德亦平日自警之功也

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人君當以敬謹威儀為心容止必可觀聲氣必可樂進退必有度羣臣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以一身之法為天下之法也

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　中庸曰戒謹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又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莊子曰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於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君子無人非無鬼責此皆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之意

荏染柔木至維德之基　柔和之木可以檣揉而爲弓

溫恭之人可以積累而成德

桑柔

捋采其劉　捋采以手捋之采取其葉也其劉用斧斨

以伐遠揚并枝葉盡去之矣

四牡騤騤　四牡一車四牡馬也

雲漢

水旱之災自庸君觀之則必以爲天數之所不能免耳

而已無與焉自賢君觀之則必負罪引慝自己致之且

以成湯之世以六事而禱旱所謂六事者豈有是哉湯果無是而必引咎以自責非湯之過爲謙遜也蓋天災之來而不以爲已之致則非所謂畏天也所謂無所不用其至也如宣王之時焦勞甚矣而天災如此是亦如湯之遇旱也成湯無過者矣而猶以過自責此其所以爲成湯宣王之行修矣而猶以爲未嘗修此其所以爲宣王推其修行則不患乎天之不悔禍也春秋之時宋大水魯侯弔焉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

爲君有恤民之心夫宋之所對者特數語耳而臧孫達便知其有恤民之心況宣王憂民之心如此如之何而不中興乎但觀此詩則可以知宣王之中興也

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桑柔以稼穡卒痒爲天降喪亂雲漢以饑饉薦臻爲天降喪亂王以民爲天民以食爲天民無食皆可言天降喪亂也古人之重民食如此

祈年孔夙方社不莫

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爲民慮稼之方納預祈來年於天宗農之始耕先祈穀於上帝春祈社稷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社稷又願嗣歲之豐登

所謂孔夙不莫也

崧高

首章　孔子閒居曰有開必先援嵩高首章爲證夫子斷之曰此文武之德也契之生也曰天命稷之生也曰帝降是天生契稷以輔唐虞也伊尹之生也曰天降是天生伊尹以左右成湯也傅說之生也曰帝賚是天生傅說以相高宗也上天佑周岳降神而生申甫有是理也聖人說詩乃曰此文武之德何也非先王積德何以感動天心非上天興周何以感動嶽神非崧岳降神何

以生中興之賢佐

二章三章　有非常之山斯有非常之神氣有非常之神氣斯有非常之人才有非常之人才斯有非常之功業由漢以來功臣賜田地者多矣未聞天子命元勳重德董其事者定申伯宅徹申伯田皆曰王命召伯蓋申伯必有非常之功爲天下所敬仰者惜乎經史皆不載也

王命傳御遷其私人　宣王謀慮精密聰明無遺薄物細故莫不經心所以爲中興之主

柔惠且直　人臣之事君柔而順者多流於邪曰柔惠且直異乎小人之佞柔矣

其風肆好　此雅也正言其事形容宣王眷遇申伯之意有風人之體故曰風

韓奕

王親命之纘戎祖考　先王任人多取之世臣勳閥流風善政既得於見聞經世寧民皆有所教訓與俊造特起者不同思前人之有勞勉後嗣以克紹亦以勸天下忠臣孝子盡心於王室也王命仲山甫曰纘戎祖考命

韓侯亦曰纘戎祖考豈徒然哉

王錫韓侯 至 鞗革金厄 述宣王錫予韓侯旗旂車馬衣服洪纖精粗靡所不備禮隆而恩厚如此

顯父餞之 申伯之行王親餞之韓侯之行王使顯父餞之親親尊賢禮亦有差等也

其贈維何乘馬路車 申伯之行有路車乘馬韓侯之行亦贈以路車乘馬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

慶既令居韓姞燕譽 此章專言韓姞從夫而樂其家

韓侯之宜室家皆宣王信任寵祿之恩也詩人之意欲

臣子知其所自無忘上恩竭智盡忠以圖報也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　城謝則命召伯城東方則命仲山甫以大臣董其事諸侯衆力爲之城韓則以燕師完之容有此理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爲糧可以足食

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

江漢

王國來極　四方之諸侯來朝京師者再見王道同歸皇極極者標準也商頌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亦以京師爲四方之標準也

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平王東遷王道堙晦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二百四十二年閒受秬鬯圭瓚者惟晉文侯文公二人西周盛時此恩必不濫與矣

告於文人至自召祖命　錫山土田必使召虎受賜於岐周用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賞非宣王之賞如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如受敎於乃祖康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德必能盡心盡力以報宣王之德矣三代令王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以忠孝本於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得

此意

常武

首章　宣王中興豈無新進少年銳志功名者命將多取之世臣何也文事武備素講於家庭定亂持危常在其念慮一日用之必老成持重不以輕易誤國事矣皇父以卿士兼大師其大祖則南仲隆名重望人心豈不厭服哉以世臣宿德爲師猶且命之曰既敬既戒兵不可易言也敬則念念敬謹戒則時時警戒聖人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也

瞻卬

此宜無罪至女覆說之　宜無罪者反拘之宜有罪者反赦之亂世之君刑罰不中皆此類也

不弔不祥至邦國殄瘁　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於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殄如脈絕瘁如病危

周頌

清廟

駿奔走在廟　書曰駿奔走執豆籩不敢懈怠不敢舒遲是也

執競

爲人君者當持其自彊不息之心操之不舍守之不失斯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天下之大功若把握不堅勤怠不常非所謂執競也

臣工

書曰嗟六事之人嗟予有衆嗟我西土君子嗟爾有衆其發言皆有嗟字嗟嗟言之不足嗟嘆以告之感動其

心也

振鷺

殷士膚敏祼將於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殷士有膚敏之才執事助祭於周廟其心寧無介然於懷常服黼冔者殷冠也服殷冠至周廟豈不思其先祖之事乎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於王家助祭之時杞必用夏禮宋必用殷禮杞必改夏之祭服宋必改殷之祭服非止於服黼冔也周家待之如此其厚彼不平之心盡消釋矣故曰在彼無惡成王之命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又曰宏乃烈祖律乃有民以蕃王室愛之望之爲何如豈有一毫厭薄之意哉故曰在此無射盛名難以久居令聞貴乎不已君子有譽於天下非難能永其譽能保其終譽此則不易也

豐年

以洽百禮　百禮如禮儀三百之類民知禮則風俗厚風俗厚則天下平君臣上下皆樂豐年矣

有瞽

先祖是聽我客戾止　舜作樂而曰虞賓在位祖考來

格成王合樂而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以先代之後與先祖並言尊之至也書曰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非尊其後尊聖帝明王也

雝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　思齊曰雝雝在宮肅肅在廟清廟曰肅雝顯相有瞽曰肅雍和鳴雝則有來雝雝至止肅肅宗廟承大祭之時和與敬不可偏廢有雝雝無肅肅則溫而不厲有肅肅無雝雝則恭而不安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助祭之公侯當如是也

有客

微子踐修成湯之道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成王周公敬其德久矣一旦来朝尊之禮之欲辭歸而不容其歸也

武

開之者文王之文德定之者武王之止殺信乎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也

閔予小子

遭家不造　武王造周家之王業者也王業未定太平

未致而武王崩周家雖造猶不造也

敬之

成王初政羣臣進戒此一大事也考書經召誥一篇惟願成王以敬德祈天永命論夏殷之受天命者皆曰我不敢知曰多歷年亦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敬之一詩亦此意也

天維顯思命不易哉　受天命者固難保天命者猶難也書曰天難忱命靡常曰命不易哉言其難諶而靡常也

小毖

此詩之意曰予思前事而懲艾慮後患而畏謹也

載芟

千耦其耘　去其稊稗之類

良耜

其饟伊黍　其餉則以黍炊飯也饟與餉同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　農夫終歲勤動婦子有饁畝之勞不得安逸今農功已畢皆得閒暇農夫之心安婦子之心亦安也

酌

實惟爾公允師　武王之武實惟爾公心之發見無一毫私意也以公心定天下信乎王者之師也

桓

書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於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於上帝與此詩意合

綏萬邦屢豐年　老氏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牧野之戰血流漂杵未必無殺戮也何以屢豐年曰武王之兵

非得已也所謂助上帝寵綏四方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者也今曰綏萬邦屢豐年是萬邦同歸於治安卽天心也是以獲天之助豐年不止一年二年而曰屢豐天之眷武王厚矣

賚

易於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諸侯親則萬民安萬民安則天下治天下治則天命永今日封建功臣各私其土各子其民是我周天命之所繫也

魯頌

駉

思無疆思馬斯臧　僖公之心思深長廣大無有界畔也思無疆則精神心術之運動周乎事物而不遺況國君之富在馬牧馬乃大事公之思慮必精詳於斯羣臣牧圉奉承於下者無敢不度宜其馬如此其善也

思馬斯才　才者馬良而非駑可上駟不可中下駟也

思馬斯作　作者馬之氣力壯健興起而不疲倦也

泮水

無小無大從公於邁　國人無長幼皆從公而往泮水

慕其興學宮崇敎道而樂之也

在泮飲酒 又屈此羣醜 在泮飲酒行鄉飲酒之禮也

屈此羣醜同歸於道無梗化之人也

穆穆魯侯 至維民之則 穆穆和敬之容也魯侯能敬

其德又能明其德德之敬明者誠於中威儀之敬謹者

形於外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北宮文

子曰容止可觀進退有度聲氣可樂作事可法故其民

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即所謂維民之則也

明明魯侯 至在泮獻囚 魯侯先明其明德然後作泮

宮明德而後新民也舜征苗苗未服也一敷文德七旬而苗格文王伐崇崇未服也一修文教因壘而崇降道化之感人速於兵革之感人也故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先王盛時家有塾黨有序鄉有庠民自七歲入小學教之五射五御車馬弓矢之事習之熟矣十五入大學家國天下之事無不講習無一人不入學無一人不知道文事武備由學校講明而得之春秋無義戰猶欲使民知禮使民知信然後用之而決勝孟子謂壯者修其孝弟忠信可使撻堅甲利兵非大言也勝兵自教道而

出教道自學校而出師出受脤師入獻馘不忘本也明
五刑以弼五教也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禮自學校而出
在泮獻囚是齊之以禮不但齊之以刑也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　濟濟多士皆出征淮夷之士也
教化薰陶氣質變化人人能廣其德心
翩彼飛鴞集於泮林　言君道師教能變惡人而爲善
其機甚速其化甚神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閟宮

犧尊將將　犧尊盛酒則將將而盛矣

商頌

長發

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　有娀國方大之時上天立其女子爲高辛氏之配而生契焉佐唐虞有功始封於商是爲商之大祖生契即生商也周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又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天將生商必先立有娀氏之女以爲高辛氏之配而生契生契之時商之王業將生

矣天將成周必先命有莘氏之女以爲文王之配而生
武王生武王之時周之王業將成矣生民之詩曰履帝
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閟宮
之詩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
不遲是生后稷爲興王之妻爲興王之母皆有天命豈
人力所能爲哉

允也天子至實左右商王　稷之生也曰帝降契之生
也曰天命是天生稷契以佐唐虞也傅說之生曰帝賚
是天生傅說以相高宗也申甫之生也曰上天佑之爲

生賢佐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是天降申甫以佐宣王也商家大禘之詩曰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天將命成湯以興王業必先生伊尹以助成湯聖君賢相之相遇合豈偶然哉天心之所栽培非一日矣　以大禘樂歌而歸功於開國之勳臣與盤庚曰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又曰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同一意也想伊尹在商之宗廟必爲配享功臣第一人矣洛誥曰以功宗作元祀亦此意也

殷武

勿予禍適稼穡匪懈　高宗舊勞於外知稼穡艱難知小人勤勞周公於無逸言之矣伐楚成功之後所以命四方諸侯來朝者惟曰以歲事之豐凶來告於王諸侯無禍無適者惟曰稼穡匪懈視虞廷咨牧曰食哉惟時武成曰所重民食聖帝明王同一心也

商邑翼翼至濯濯厥靈　王畿千里京師乃宗廟朝廷所寄此天子所以治其國也國治而后天下平京師之教化四方諸侯所觀望而取法者京師之風俗厚則四方之風俗同歸於厚京師之風俗薄則四方之風俗同

歸於薄今也商邑翼翼四方臣民皆以爲標準矣在書謂之皇極在周禮謂之民極極者標準也赫赫厥聲高宗之仁聲仁聞如日之赫然當天人無不敬之也濯濯厥靈高宗伐荊楚伐鬼方用兵之威靈濯濯然光明人無不畏之也仁聲使人敬威靈使人畏也

陟彼景山　至寢成孔安　登彼景山而選材取松柏之易直者斷之遷之以繩墨取方正而斲削之以松爲桷有梴然而長爲旅楹有閑然而大言高宗之廟初成其材木堅良制度宏敞而神妥妥也

詩傳注疏卷下